

詩階述唐之三

詩惑研討隨筆

詩惑研討隨筆介言

孔子曰：不學詩無以言。詩之道，其若斯之要乎？詩者發乎情，託乎言，言者情之聲，依文而呈體象焉。情聲宜有節制，文體亦當殊觀，思言之忠，詩道尙矣。

節制情聲，有發知所止耳。言應止雅，義應止正，無傷溫柔敦厚，庶幾義正，出之含蓄寄託，庶幾言雅。果如是矣，方能言者無罪，聞者足戒，詩之道也。然情他人內在，義旨隱微，忖度非易，故云詩無達詁。況拈一義，引伸多端，子夏問巧笑美目，孔子以繪事告之，子夏反而悟出禮後，孔子與之。是詁之難，似爲內在而言已。若夫文體，雖曰特殊，既由章句組成，自必灼然有則。其間無非格

局敷陳，聲調轉變，氣勢起伏，辭藻修摛。驟視錯綜多姿，音節互換，細審本末終始，脉絡總通。且屬外在，法度可尋，靜心求之，何難得其跡象。非同內在情旨，無處懸測，設得其綱，網自在手，挈其領，衣即加身矣。

維自鬻舍語體興，文言擯，茫茫六十年間，此道不幾熄矣。雖閭閻仍有歌與習者，亦猶歐美之人，大嚼華厨珍錯，口舌僅沾酸鹹，尙昧其質與藝，何能奢言知味也。深究其由，實亦不自今始，詩話興後，羣言淆亂，顛倒皂白，是其一者。坊注俗淺而充斥，不諳格調，捨鳳求鷄，是其二者。迨及清代取士，闈墨例爲五言八韻，組織別具格式，板滯不許變通。塾師授徒，自當依制，雖亦課誦唐詩，却

不習作，至法度更勿論矣，此又唐詩之一大厄也。茲既言唐，應依研學之階，由淺入深，皮相自是其最淺者。而格局取境聲調諸法，卽其皮相，故須先知之，而後方能解文觀義也。欲捨皮而入骨，事未有之，孔子云：觚不觚，觚哉觚哉。不觚，既疑非觚，盡刪唐法而研唐詩，如唐詩何？

茲者，國家倡復民族文化，文學一系，中西竝重，中文有詩選一科，余忝濫竽應授。而在新舊兩際，交觸之初，學者不免徬徨，多所滋惑。因其未通聲調，復困法度，再徂俗注謬解，詩話混淆，冀得雅言正義，自有其難焉。姑就平素問難，擇要記錄，連合他編四種，總名述唐。故格局聲調，皆依唐法粗述，否則刻兔添角，畫龍刪鱗，

非兔非龍，胡爲乎此哉。但四萬八千之什，都以法成，聊舉一斑，藉希類推全豹而已。此專指唐言唐，不及他代。

上黜注疏詩話，專指膚淺駁雜者言，若夫鴻儒碩士之著，自當私淑尊崇。然千智所得，亦有一時不及，苟有所見，正不必震畏強從，意在求達，非敢好與人殊也。究其膚淺駁雜之作，或係書賈所爲，或係未有師承，皆出名利驅使，甚而謗傷唐賢，自命心得。更有大妄者流，竟敢擅改原作，化金爲鐵，勢不得不明辨其謬，上爲洗唐賢沉寃，下可杜來學邪思也。凡此之類亦只依據而析，不復舉名，爲文而不爲人，且學者博覽自知，不知亦無傷於藝也。編中所舉，有一詩迭出，或嫌重複，自應有所說明。實以問者本非一人，疑者

更非一事，縱一事尙分繁簡，一人且至多次。有不能合併之勢，亦難序其次第，記不同時，故曰隨筆。

詩惑研討隨筆

崔顥黃鶴樓格局

崔顥黃鶴樓，是以古詩神韻，而行之於律詩者也。辭與聲調，法皆取古，引吭長吟，實又是律，其跌宕縱恣，固已極盡其致，而妥帖自然，尤具天衣之妙焉。以聲調論，四聯組織，各有不同：領聯純古，結聯純律，起聯中分，一古一律，脛聯大借拗體，半律半古。此譜音節之調，即在起脛兩聯，以一古一律、半律半古之法，介乎純古純律兩聯之間，是以得其暢也。再起聯古句，乃預爲領古之脛胎，起聯律句，更遠作結律之濫觴，脛聯半律半古，脉從起聯而來，其半古自承前聯之古，其半律正叶後聯之律，能使律古交雜之體，

沉澹無痕，端推此聯之功。復次論辭，前三聯之譜，可云大體是古，行氣亦是古法，惟每聯上段，皆用對仗，故讀之甚諧，而不拗口，下半段雖屬變古，却用重字，如黃鶴去、黃鶴樓、空悠悠等，亦不感詰屈聱牙。脛聯漢陽地名，鸚鵡洲亦地名，一言三言，形式不對，漢陽下綴樹字，讀之竟不對似對。此聯重字，不用於下段古調，反用於上段對仗，儼然律句矣。然此歷歷萋萋之對，實爲前古後律調劑樞紐，因與悠悠，同一氣息，以律接古，不覺扞格，貫後律聯，亦不逕庭也。一律之間，三用黃鶴，兩用空，三用重疊文，以昔人起，以今人結，又聯之對仗，格取流水，論譜是古，讀辭是律也。文藻旨境，乃詩之主，有非片言可盡，茲不過取櫝遺珠，略求辭調

之跡象而已。

附崔顥黃鶴樓原作：昔人已乘黃鶴去。此地空餘黃鶴樓。黃鶴一去不復返。白雲千載空悠悠。晴川歷歷漢陽樹。芳草萋萋鸚鵡洲。日暮鄉關何處是。煙波江上使人愁。

王之渙登鸚雀樓

暢當此詩，矜誇用力，不及王詩之神韻天然。暢詩恣縱以外，一覽無餘，此詩含蓄迴環，雋永不盡。惟多疑依山之日，不曰赤紅，反稱白色，似與事有不合？若就一句而論，非之不爲無理，統觀全局，始知白字之妙。因下三全是活句，用赤紅則滯在一處，且盡者，赤紅亦無所見矣。試看二句是俛而東望，暗伏西來，乃說河由西流向

東方也。三句是已覽當前，希望再窮千里，乃說由近思遠也。結句是身居二層，擬登三層，乃說由低欲高也。細玩下三之法，自明首句結構，此是平臨西顧，聯想盤桓時久，日已由晝轉爲夕也。若用赤紅，則就西言西，三活一死，則體不全靈矣。然此意早有用者，曹子建「驚風飄白日，忽然歸西山。」其筌篲引、名都篇，均有白日西馳之句。而本句墜脚之字，旣然曰盡，若用赤紅，贅且格局亂矣。

附王之渙登鶴雀樓詩：白日依山盡。黃河入海流。欲窮千里目。更上一層樓。

李太白鳳凰臺

李太白極歎服崔顥黃鶴樓詩，初以鸚鵡洲仿之，不自爲洽，又以鳳凰台仿之，而抑揚者不一，揚之者謂太白思君，崔顥憶家，李勝於崔，此另是一旨，非知文之言也。予以鳳凰台詩，仍是近體律耳，似與崔體有遜，遑云過之。抑之者謂青天外何能對白鷺洲，且稱杜子美決不爲是也。此論不但不知李杜，更不解詩格調，鳳凰台本爲仿崔之作，其精采處，正在此聯，可與漢陽樹鸚鵡洲媲美，此律若無是聯一拗，起聯孤掉，無住脚處，而反以對仗責之，眞楚人不識鳳矣。然杜子美亦絕不天對地雨對風，如「酒債尋常行處有，人生七十古來稀。」「三分割據紆籌策，萬古雲霄一羽毛。」之類，又何嘗字字對耶？或謂「尋常」是數目，可對七十，「籌策」是二物，可

對羽毛，試問「行處與古來」「割據與雲霄」又有何解？

附李太白鳳凰臺詩：鳳凰臺上鳳凰遊。鳳去臺空江自流。吳宮花草埋幽徑。晉代衣冠成古邱。三山半落青天外。二水中分白鷺洲。總爲浮雲能蔽日。長安不見使人愁。

太白摩詰一字受譏

李太白「敬亭山」，王摩詰「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」兩絕，灼耀千古，後人皆偶有微辭，謂李「孤雲獨去閑」句，既曰孤雲，而又曰獨去，不免疊牀架屋。王「獨在異鄉爲異客」句，既云爲客，自在異鄉，而客上又多加異字，寧有爲客不異者耶？予意李坐敬亭，所伴惟鳥與雲，鳥飛速而先盡，雲去遲而獨閑，是雲不與鳥共而獨，正與「落

霞與孤鶩齊飛」相反，非同「一個孤僧獨自歸」之病也。王之「異鄉異客」，或是當時通語，如今語「本鄉本土」者然，縱不如是，而異客之異，乃作與流不同，與世寡合解。再總看全句，獨身而住異鄉，且少交結，佳節思親，倍字之味始厚矣。

附李太白敬亭山詩：衆鳥高飛盡。孤雲獨去閑。相看兩不厭。只有敬亭山。

附王摩詰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詩：獨在異鄉爲異客。每逢佳節倍思親。遙知兄弟登高處。遍插茱萸少一人。

李太白敬亭山

杜子美贈白詩曰「世人皆欲殺」，可以想像太白之神態，是世俗多厭

太白，而太白亦多厭世俗也。此詩全見其意，惟其含蓄人不及耳。總體之眼，端在「不厭」二字，其驚奇之處，尤爲「只有」二字。起聯「衆鳥孤雲」俱無機心，尙且厭而棄我，況世俗哉。鳥飛疾而先盡，雲去遲而獨閑，此「衆鳥孤雲」亦各不相諧也。結聯惟有一「敬亭」，堪爲知己，其下造句之奇，堪稱獨步。人固看山，此曰山亦看人，隱含高山俯下，垂青如照，一奇也。旣曰所看不厭，而反結曰「只有」，讀之則兩方不遺，其味彌永，又一奇也。若在俗手，或可人山並收，不但稚氣，而與前之「鳥雲」，亦失脈絡矣。郢人運斤，匪夷所思。

原詩見前

李太白清平調三首主字

此詩雖僅二首，亦當作連章而論，自有其次第回旋，賓主變化。惟李詩注者本少，此注尤感不詳，且有拋開正文，多生枝葉，喧賓奪主，益增眩惑矣。茲就格局而析，聊紓拙見。

其一：以妃子爲主體，花爲賓體，前聯實寫，後聯虛寫。取一想字，爲全首旨趣，始終轉折，俱以想字傳神。奇者開首一句，已括全局無餘，想者、追憶往昔也。今見花而想昔之仙容，見衣而想昔之雲霓。次句風承雲衣，露承花容，後聯以仙境遙承首句之兩想，統觀全章，細味方得。遊龍矯首，全體蜿蜒，目不暇接，悠然而逝。宋儒疑雲字無著，改爲葉字已失，又責雲字注者，引楚辭雲爲衣兮霓

爲裳，爲強牽附會，是一錯再錯也。按太白夢天姥詩，自有霓爲衣兮風爲馬之句，凡此之類，皆寫仙境使然，因後聯羣玉瑤臺，乃見逢妃子處也。雲裳仙境相映，爲格局所必然者，此首大旨，謂妃子非世間人也。

其二：以名花爲主體，神女飛燕爲賓體，然以巫山漢宮兩事，別其虛實。未寫妃子，並非偏頗，而名花神女飛燕，皆暗襯托妃子，深得風雅之旨，誦者應自省焉。取一似字爲旨趣，始終以似字表神。大意謂紅豔露香，惟此花一枝獨秀，神女自愧弗如，故枉斷腸耳。求諸漢宮，雖飛燕少堪相似，尙賴新妝佐助，亦可憐矣。總之神女漢后俱非名花之匹，言外之意，自有屬焉。人不如花，太白他詩有

之，如荷花嬌欲語，愁煞蕩舟人句，古人亦有類此者，語不突兀。其三：雙寫妃子名花，同爲主體，兩者相較，花乃主中之賓。君王春風，皆爲賓體，兩者相較，君王又爲賓中之主。取恨爲全首旨趣，詩中歡字亦有其旨，相較恨爲主中主，歡爲賓中賓而已。大意人能羞花，花不妬人，兩相交歡，故得君常笑看。思及春風幾日，花豈常好，是名花雖豔，又難與妃子比倫。況天時人事相催，君恩何如，不免當境纏綿，倚欄沉吟，萬感交集，恨無限矣。玉關笛怨，勞亭客苦，結以亭名兜住，俾知人間尙有沉香亭之恨焉。以聯章論，正爲其一之檻相映。三首皆含蓄溫柔，餘韻不盡，寧獨和寡，知亦不易言也。

附李太白清平調詩：雲想衣裳花想容。春風拂檻露華濃。若非羣玉山頭見。會向瑤臺月下逢。（其二）一枝紅豔露凝香。雲雨巫山枉斷腸。借問漢宮誰得似。可憐飛燕倚新粧。（其三）名花傾國兩相歡。常得君王帶笑看。解釋春風無限恨。沉香亭北倚闌干。

太白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賈舍人至遊洞庭詩

起句先言洞庭，點出現在之遊處，西望當指長安，眷戀過去之帝闕。楚江分者，乃言洞庭長安之間，一江中橫，竟成異域。水盡南天，回顧將往之謫所，水天浩淼，俛仰斷腸。再詩中用雲，如停望浮去之類，多喻親友隔絕，寄託相思，今云不見，此去無所親也。二句粗看，似爲寫景，而時三地三之迴環，思慕飄零之淒婉，多少愁緒，

盡寫其中。以此眼前之境，幾已不勝酸楚，況向南天極目，便是賈謫之長沙，時當落日，倍感蒼涼。而夜郎更在其南，惟見秋色迢遞，其落莫蕭條，是又甚於長沙之謫也。結則一筆力挽，歸到洞庭，欲弔英皇羈魂，尋竟無處。此亦詩人，借以自況，縱遇赦召，恐歲有不及者焉。跌宕轉折，讀之悠揚自在，信乎文章天然，妙手偶得者矣。此就迹象以求，聊揭旨趣，若夫境神氣韻，有非淺學所能道者也。詩醇云「二十八字，不減九辯之哀。」

附李太白陪遊洞庭詩：洞庭西望楚江分。水盡南天不見雲。日落長沙秋色遠。不知何處弔湘君。

古人一字難易

杜子美「身輕一鳥過」句，下一字剝落，蘇子瞻等擬之，後見原字，俱慚弗如。余幼夜分讀詩，五更醒而臥誦，所忘之字，每效補出，興而檢書，補皆不類。如是五年，不但一字難勝，求其相抗，亦不能至，心始折服，眼力亦從此進。近以課生，授杜律聞官軍收河南河北，頷聯首字忽忘，百思不得。以此處原非重要，試爲補之，擬有起回偶今數字，皆不上口，檢視爲「卻」看，始覺所擬吃力不治。再王幼安之蜀中九日七絕，第三句首二字遺，以此詩無多神韻，且王不以詩名，其處又非詩眼，擬或勝之。下五字爲「已厭南中苦」遂擬有「離居」「客心」「年光」等，讀皆索然，更有十月寒之語病。檢原作爲「人情」二字，初覩竊哂近俗，合讀數四，乃悟不及，又

見他本，情作今字，兩者相較，後者似饒神韻，前者之長，能順全體之對仗耳。昔昌黎曾折中推敲，不知情今有人作過決擇否？

附杜少陵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詩：劍外忽傳收薊北。初聞涕淚滿衣裳。卻看妻子愁何在。漫卷詩書喜欲狂。白日放歌須縱酒。青春作伴好還鄉。即從巴峽穿巫峽。便下襄陽向洛陽。

附王幼安蜀中九日詩：九月九日望鄉臺。他席他鄉送客杯。人情（今）已厭南中苦。鴻雁那從北地來。

太白夢遊天姥吟格調

詩爲長短句之長古，變化極複雜，排比極嚴整，換韻別出新奇，聲調不律而律，難窺其端倪也。起首兩聯，乃一小段，一聯一韻，以

平換側。且本聯二句，卽有五七之不同，是造句與韻脚，開始卽綜錯，但以第二聯與第一聯取對，則又流利不感其拗矣。此小段形式既立，全體不得不變，龍首翱翔，身尾烏得不矯夭耶。中間傾韻，所奇者以平換平，尤奇者，長短句能一平到底，唐賢集中，實不多見也。讀之鏗鏘抑揚，而不偏枯壅塞，妙在每當變處，均用兩側韻作轉振。此兩側句文氣，爲每段之開端語，不能離段獨立，故曰平段換平段也。惟烟臺二韻換處，不取此法，則以句法變式，便不涉滯而益活。烟韻結處，採六言如騷，臺韻起處，採四言似雅。不但金鍼暗度，水乳交融，而全體句法多岐，亦正少此兩種耳。結處雖仍取二側引轉，忽以還間山三韻一頓，又以安能九言長句再振，後

以平正收煞。是各同中有異，而又同異象泯，自然伏映一貫，百體玲瓏。至其聲調，墜脚有四平者，多在兮字句，吃緊處仍三平也。或一聯上下，皆用平字，然仍多四側五側，對四平五平，奇詭不失嚴整，繩墨不碍恣肆也。

附李太白夢遊天姥吟：海客談瀛洲。煙濤微茫信難求。越人語天姥。雲霞明滅或可睹。天姥連天向天橫。勢拔五岳掩赤城。天台四萬八千丈。對此欲倒東南傾。我欲因之夢吳越。一夜飛渡鏡湖月。湖月照我影。送我至剡溪。謝公宿處今尚在。綠水蕩漾清猿啼。脚著謝公屐。身登青雲梯。半壁見海日。空中聞天鷄。千岩萬壑路不定。迷花倚石忽已暝。熊咆龍吟殷岩泉。慄深林兮驚層

巖。雲青青兮欲雨。水澹澹兮生煙。列缺霹靂。邱巒崩摧。洞天
石扉。訇然中開。青冥浩蕩不見底。日月照耀金銀臺。霓爲衣兮
風爲馬。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。虎鼓瑟兮鸞回車。仙人之人兮列如
麻。忽魂悸兮魄動。恍驚起而長嗟。惟覺時之枕席。失向來之煙
霞。世間行樂亦如此。古來萬事東流水。別君去兮何時還。且放
白鹿青崖間。須行卽騎訪名山。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。使我不得
開心顏。

賈島獨行數息一聯

閻仙「獨行潭底影，數息樹邊身。」一聯，自注云：「二句三年得，
一吟雙淚流。」人多不見其佳，魏泰且議之曰：「不知二句有何難

道，至於三年始成，而一吟淚下也。」有云：「獨行潭底影，其詞意閒雅，而鳥積思三年，局于聲律，卒以數息樹邊身爲對，不知反爲前句之累。」諸說因不解二句之義，故有輕論古人之失。此詩之題，爲「送無可上人」乃送一僧人遠行之作，二句皆寫行僧，皆有用典，難得其偶，非難於聲律也。上句獨行，正是別後之旅況，潭影相隨，更爲獨行之形容。但余梵筴讀少，不知潭典所出處，所見者，惟華嚴疏教起十因，其三順機感者一段。文云「其猶上有白月，下資澄潭，潭清影現，機感應生。」數句耳。唐詩中凡言僧寺，每帶寫潭，如王摩詰之過香積寺「薄暮空潭曲」，常建之破山寺「潭影空人心」，張籍之山中古寺「近來潭水黑」，白香山之寄題仙遊寺「黑

水澄時潭底出」等，沈佺期之遊少林寺「龍池歲月深」，註者謂寺中有九龍潭，故曰龍池。據此知潭皆是用典也。下句數息，是行非一日，故數夜休息。樹邊身是夜所息處，四十二章經，比丘「日中一食，樹下一宿」是所用典，非僧而行者借用不上，以典對典，不可意造，故難也。然釋教之經行與數息等法，獨行若作經行解，數息若作數息觀解，則爲上動下止，周折頓挫，亦通亦佳。

附賈島送無可上人原作：圭峰霽色新。送此草堂人。麈尾同離寺。

蛩鳴暫別親。獨行潭底影。數息樹邊身。終有煙霞約。天台作近鄰。

張旭桃花溪脈絡

市俗書賈，悞將次句西畔，印成東畔，或以東西皆可。又譏其飛橋二字，於後並無聯繫，言過矣，未之思也。此詩造句精微，隱借桃源設喻，洄漩起伏，迹象泯然。溪者礪之水也，必兩岸有山，故溪上有礪，山間或有洞穴，因見桃花，而有漁船之間，是四句之洞，與次句石礪作伏映。三句桃花，與次句漁船，作伏映，盡日必爲夕時，礪西始見落照，改爲東畔，景情皆失，而二三兩句，又一伏映，結句洞何處邊，東岸乎？西岸乎？此所以問而欲尋也。尋須有兩岸之擇，則起句飛橋隱隱，又何可少哉。而全詩問字，乃全體之眼，見桃花而問洞，見飛橋而問東西岸也。

附張旭桃花溪原作：隱隱飛橋隔野煙。石礪西畔問漁船。桃花盡

日隨流水。洞在清溪何處邊。

鶴雀樓王暢二詩之評

鶴雀樓二詠，一爲王之渙，一爲暢當，二詩俱膾炙人口，亦互有軒輊之評，仁智所見不同耳。暢詩造句皆奇，頗見峭拔，王詩造句自然，出之平淡，縱然皆爲佳詩，則天衣勝於斧鑿矣。不特此也，取境亦異，暢詩開首，鳥上出世，俱形其高，此意境之常。王之開首，只言日依山河入海，但敘遠景，不言高卽在高矣。暢之後聯，雖亦言遠，而且吐辭雄渾，氣象磅礴，惟兩聯間少介辭，微有欠貫之嫌。王之後聯，「欲窮」二字，承日盡海流，皆無所見，而欲見之，下句寧有他言，故必曰「更上」矣。然此二字尙有奇妙，旣將樓之層數

襯出，又將身已登樓點明。輕淡其表，玲瓏其心，境界之高，似又勝旗亭畫壁。

附王之渙登鸛雀樓原作（亦有云爲朱斌者）：白日依山盡。黃河入海流。欲窮千里目。更上一層樓。

又附暢當：迴臨飛鳥上。高出世塵間。天勢圍平野。河流入斷山。

王龍標秦時明月漢時關之意

絕妙好詩，因解生晦，陽春白雪，賞者幾希。至謂只可取神，句在可解不解之間，取神是矣，不解則非。果不解矣，豈非作者不通歟？細味此詩，兩句一脈，合解則得，分解則梗。若曰：秦時月夜戍守，萬里而來之征人，及漢時關塞戰爭，萬里而來之征人，皆見其去，

不見其還，如是解之，有何紆曲？第一句爲秦漢二事，第二句只長征未還一事，以二句之一事，雙承一句之二事，此亦通常之文法，更無足怪者。但未還二字，乃一詩之眼，承上啓下，感慨無盡，力擊萬鈞，讀之却輕鬆自在。

附王龍標出塞原作：秦時明月漢時關。萬里長征人未還。但使龍城飛將在。不教胡馬渡陰山。

王摩詰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

摩詰此詩，固已誦傳千古。而其造句之精，抒情之細，借虛顯實，用一攝多，則全詩之神，盎然於目者，端在各句開首之字，「獨每遙遍」是已。尤以「遙遍」二字，最爲警奇；遙能從此達彼，遍則由

全形缺，而氣脈來去洄漩，深感綿綿不盡。前人嘗以三五兩處爲眼，不免滯泥，此詩每句五處之字，何能較此四字靈活也。

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原作：獨在異鄉爲異客。每逢佳節倍思親。遙知兄弟登高處。遍插茱萸少一人。

太白風吹柳花滿店香之疑

本草綱目：「柳花黃蕊，花落結子成絮。」是花自黃絮白白也。輟耕錄：「柳黃，用粉入三綠標，并少藤黃合。」此色之名，非取自芽，即取自花也。太白所言之柳花香，乃狀酒之色，而非贊柳上之花有香也。古時酒多黃色，故名亦多用之形容，如毛詩之「黃流在中」，輟耕錄段繼昌「名酒曰黃嬌」，曲洧：酒有「金波」，枚乘賦：

「爵獻金漿之膠」等例。此詩之柳花，在唐或係酒名，因時有梨花春之名，白香山詩「青旗沽酒趁梨花」之句可證。即不然，或見酒之色澤，而以柳花黃色擬之，如玉碗琥珀之類也。亦可謂見柳花之黃，聞店酒之氣，疑酒香發自柳花。又可謂初聞酒香，疑在柳花，既經嘗酒，始悟香在於酒，三說俱通。有釋柳花記時，有釋柳花，亦自有氣，就句論句，固感易解，統觀脈絡不貫。

附金陵酒肆留別原作：風吹柳花滿店香。吳姬壓酒喚客嘗。金陵子弟來相送。欲行不行各盡觴。請君試問東流水。別意與之誰短長。

王龍標芙蓉樓送辛漸

送別之詩，由今溯古，多是驢歌絃管，離淚酒樽，能剔盡陳言，維此作耳。然果無以上諸事，又豈近情？妙在顯無隱有，乃能文新情茂矣。其前聯只敘主人冒雨夜來，行客雨止晨出，而此長夜之間，寧皆枯坐，匣劍帷燈，可以心會。後聯安慰往處之交親，託達自己之情素，而當前之賓主，反無一辭及之，似亦突兀矣。觀其夜雨渡江，定知此處決不冷漠也。細玩「如相問」之語氣，分明情話以後之綴語，且有爲行客作介之事，理脈顯然。

附芙蓉樓送辛漸原作：寒雨連江夜入吳。平明送客楚山孤。洛陽親友如相問。一片冰心在玉壺。

張祜集靈臺

此詩乃譏玄宗追念楊妃，遣方士招魂之作，註家以楊妃生前受封解之，大是誤矣。詩中曰上皇，曰昨夜受籙，含笑入簾，豈是殿陛册封之象。若玄宗當位，何能號之上皇，即册封亦不是夜間事，更不能宮中私相授受，且明言上皇受籙，非云楊妃受籙也。細玩詩義，乃謂上皇親受符籙，招來太真之魂也。按詩序，文王伐崇，受籙應河圖。魏書世祖至道壇受符籙，隋書後周承魏，每帝受籙，如魏之舊。皆言受神之籙也。又元和志：「天寶六載，改溫泉宮爲華清宮，又造長生殿，名爲集靈臺，以祀神。」更可知矣。上聯二句，所寫朝景，日高而無人，只有紅樹露華，自是祕招神鬼，預爲屏絕宮人，以故深宮寂寂，鬼氣幽幽。但託豔麗之筆，寫陰森之境，讀之而不

知其所爲，知之而不覺其可怖。且直記其事，無一評語，敦厚含蓄，亦上乘文字也。

附集靈臺原作：日光斜照集靈臺。紅樹花迎曉露開。昨夜上皇新受錄。太真含笑入簾來。

張祜雨淋鈴之意

此詩法極變幻，渾樸不露，前後兩聯，各取一人作眼；前聯以張徽爲主，上句觸今實寫，下句感昔虛映。後聯以上皇爲主，上句溯昔虛點，下句傷今實結。而各家注釋，尙有未暢其旨者，遂使金石無聲，良可慨也。以愚所解，前聯之義，乃謂今夜淋鈴之曲，卻是人歸故宮。所異此際情境，猶如棧道張徽新奏。後聯之義，乃謂疇昔

征途，尚有嬪從顛沛零落，依淒雨咽鈴之聲，製此寄恨，且長聽說上皇教張徽時，曾幾垂淚。奈何南內今宵，其無人寂寞，更有甚於蒙塵時也。託憶楊妃而詠，然肅宗張良娣之行自見，委婉敦厚，抑揚盡致。

附張祜雨淋鈴原作：雨淋鈴夜卻歸秦。猶是張徽一曲新。長說上皇垂淚教。月明南內更無人。

牧之泊秦淮詩「隔江猶唱」

清王靜安有釋，固具苦心，然仁智之見，不妨各異。既云酒家，當是城中秦淮，淮距大江，約有十里，隔江有唱，城中不聞。按宋景文筆記「南方之人，謂水皆曰江，北方之人，謂水皆曰河。」後不

甚分別矣。詩中隔江，或指秦淮兩岸。又陳後主惑於羣小，荒淫驕奢，起臨春三閣，製後庭豔歌。隋兵已逼廣陵采石，卻自寬曰：江限南北，豈能飛渡，王氣在此，奏伎縱酒不輟也。據此，亦可謂牧之聞商女後庭之唱，傷其無知。履其地、聽其音，觸今感昔，哀彼亡陳，敵逼隔江，酣歌不顧，何今秦淮商女，猶唱此亡國之曲也。如是解之，亦能暢達。

附泊秦淮原作：煙籠寒水月籠沙。夜泊秦淮近酒家。商女不知亡國恨。隔江猶唱後庭花。

太白下江陵之詩眼及章法

唐七絕中，千古推此，氣象神韻，無與匹倫。人第知其妙造自然，

一呵而成，而不知其下字琢句，章節脈絡，結構謹嚴，變轉奇詭。起句白帝雲間，爲結句山字胚胎，次句千里江陵，方有結句之山萬重，一日千里，必是輕舟。起曰朝辭，承曰日還，轉曰不住，結曰已過，非寫白帝江陵，何出猿啼。第三句兩岸二字，尤爲一詩之眼，分明水程，而全首無一說水。只用兩岸，而澈上澈下之境，全變江景，夾寫猿啼，而白帝江陵重山，三處都活。詩之章法爲兩段，上段爲主，題爲下江陵，曰辭白帝，曰江陵還，只言其事，不及其他，已盡之矣。下段爲賓，乃追述上段而已。追述者何？爲景爲情，與其時間，及其行踪。格甚奇特，盡而復說，不善學者，則累贅矣。

附下江陵原作：朝辭白帝彩雲間。千里江陵一日還。兩岸猿聲啼

不住。輕舟已過萬重山。

張繼楓橋夜泊各家之諍

詩自詩也，自有其道，非不講物理，非不重考據，若專以物理考據繩之，則詩道失矣，即三百篇，無不可議也。俞曲園氏以「江楓漁火」四字，頗有可疑。謂宋龔明之中吳紀聞，作「江村漁火」，贊爲千金一字。後有人見日人中國詩選，亦有作「江村」者，遂倡楓爲村訛，好考據者和之，予以爲易此一字，神全索然。又豹隱紀談載橋舊名封橋，後承張詩曰楓，若改江村，詩便文不對題。漁火者，然火引魚蟹之工具，必在江而不在村，始與岸楓相映成景。且楓字承上句霜字而來，又點照題之楓橋，若論格局神脈，村字何寶之有？

又有謂月落烏啼，與夜半鐘聲時間不合。王堯衢解之曰：鐘聲自寒山寺來，天色將曉，而張繼愁眠，猶疑爲夜半也。解雖苦心，仍感欠暢。中吳紀聞云：姑蘇鐘惟承天寺至夜半則鳴，其他皆五更鐘。不免滯泥。按寺鳴鐘，佛家有制，有定時及非定時之別，時久亦有演變，時代地域每有不同，不可概也。李太白「溪午不聞鐘」，孟浩然「山寺鳴鐘晝已昏」，劉長卿「杳杳鐘聲晚」，陶翰「夜來猿鳥靜，鐘梵寒雲中」，杜子美「欲覺聞晨鐘」，王摩詰「月出但聞鐘」，常建「初日照高林……惟聞鐘磬音」等。以上所舉有味爽、初日、亭午、斜陽、黃昏、月出、半夜、五更諸時，是一日夜皆有鳴鐘時也。以夜論之，夜之中多稱曰夜半，但中之前曰上半夜，中之後曰下半夜，

凡夜間鳴鐘，皆可曰夜半鐘聲也。今人又以霜本露結，而曰滿天，於理不通，此則詩人不負責咎。禮記月令「霜始降則百工休」降者自高而下，稱曰「霜滿天」有何不可。且月令孟秋，有「白露降」語，霜露一物，許露降不許霜降，是執物理，而不解文法者也。如不以余言爲然，試思一晝一夜，地轉而日不動，人皆知之，但皆稱曰日出，得非語皆慎乎？

附楓橋夜泊原作：月落烏啼霜滿天。江楓漁火對愁眠。姑蘇城外寒山寺。夜半鐘聲到客船。

太白望天門山直北迴之義

此詩第二句「直北迴」，不諳地勢者，疑是錯簡，謂江本東流，何至

北迴。毛奇齡亦曰：因梁山博望夾峙，江水至此一迴旋也。時刻誤此作北，既東又北，已乖句調，兼失義理，遂易爲至此。又有易爲至北，向北者，至此固俗不成語，至北向北，亦稚氣不侔。蓋梁山博望二山，一東一西，江從中過，自是東流之江，迴折成爲南北之流，形勢顯然，並無難解。按直北爲正北之義，史記「遂因其直北，立五帝壇。」又直作當字解，儀禮「直東序西面。」又作徑字解，直北二字，用以上三解皆通。且上句之斷字開字，與「直北迴」，本是一脈，分則索然矣。其義爲天門之斷，專爲楚江開道，使其迴折，從山夾中向北駛去耳。蓋江曲折萬里，凡曲折處，十數里或數十里，折處無不易方變流也。

附望天門山原作：天門中斷楚江開。碧水東流直北迴。兩岸青山相對出。孤帆一片日邊來。

太白尋雍尊師隱居

此作脛聯，爲全詩脈絡之主，花而曰暖，純是寫神，花安有暖，暖者深山日午時也。何知其暖，花正開也。此爲院中之景，賓主歡會之際，前之撥雲尋道，乃來時之朝景，後之獨下寒煙，乃去時之晚景，朝暮來去，忙閑離合，以花暖貫串之，匪夷所思，太白之筆，仙乎仙乎。

附尋雍尊師隱居原作：羣峭碧摩天。逍遙不計年。撥雲尋古道。倚樹聽流泉。花暖青牛臥。松高白鶴眠。語來江色暮。獨自下寒

煙。

杜子美春日憶李白無敵

宋容齋詩話，記此一則，「嘗有武弁議其失曰，既是無敵，又卻似庾鮑，或折之曰，庾清新而不能俊逸，鮑俊逸而不能清新，太白兼之，是以無敵也。今集別本，一作無數，殆好事者更之乎？」武弁之疑，固無足怪，或者之折，說亦欠圓，而將敵改爲數者，則更唐突少陵矣。此詩之無敵，乃言當時之一切詩人，語雖揄揚，尙不爲過。非謂詩道興後，無抗白者，以今不可得，則尋於古而方之，舉庾舉鮑，有何不可哉。若謂涵蓋古今，而三百篇兩漢魏晉，豈皆出乎白之下矣，杜意寧如是耶？

附春日憶李白原作：白也詩無敵。飄然思不羣。清新庾開府。俊逸鮑參軍。渭北春天樹。江東日暮雲。何時一樽酒。重與細論文。

杜子美擣衣

「亦知」「已近」「一寄」等句，三同音字，用於一詩，而又皆用爲起首，讀之深穩沉著，而不拗口，全在渾淪一氣，逐句轉折，故迹象斯泯，更易不得，他人爲之，恐不如是之自然矣。其結聯「用盡閨中力，君聽空外音。」其構思傳神，含蓄溫厚，閨怨邊塞諸詩，亦皆不能及之也。此十言字字是怨，聲聲是心，用盡閨中力，欲聲之冲高播遠也，空外音不是空中礮杵，而乃別有之音也。冀征夫之善聽，故不惜用盡力以赴之，十字之間，含多義於不言，是真得詩

旨之能者耳。太白之「誰念北樓上，臨風懷謝公。」去來今三際，彼此他三人，感慨之情，頓挫之勢，能以十字攝盡，亦與此同，二公光燄，惟有空仰。

附擣衣原作：亦知戍不返。秋至拭清砧。已近苦寒月。況經長別心。寧辭擣衣倦。一寄塞垣深。用盡閨中力。君聽空外音。

太白山中答俗人

唐絕句中，爲人所共推者，小異大同，而此不儕其列。余意此作，實冠各家。以境言之，如月印千江，杳無跡象，以趣言之，如秋水芙蓉，非出雕琢。前聯下句之笑，映上句之何事，不答映問余，心閑映棲山，格局細嚴，全出信手。至「何事」二字，可以窺知問者

品流，其骨氣俗儉，畢形呈露，由心閑一言，亦足想像笑者舉止，其神態高逸，飄然難踪，含蓄玲瓏，清濁萬里。後聯更無一語，只是寫笑之所由而已。別有天地，俗所不知，碧山之境，固非人間，然又加以桃花流水，窅然而去，其神其境，必須自我會心，俗人盲問，豈能答哉。

附山中答俗人原作：問余何事棲碧山。笑而不答心自閑。桃花流水窅然去。別有天地非人間。

杜子美禹廟早知之疑

「早知乘四載，疏鑿控三巴」句，有人謂此是敗筆，爲一詩之累。更謂早知二字，尤在此處不振，仁智之見，不必苟同。此二字用者

不一，意各有解，如「早知潮有信，嫁與弄潮兒」，「早知清淨理，常願奉金仙」等，皆言以前不知，今始知之。本詩所用，乃早有聞知，活用活讀，則走轉流利矣。意謂禹乘四載行具，疏鑿此地，其功之偉，乃昔習聞，故曰早知。虛壁雲氣，走沙江聲，其境之雄，爲今始見，是寫親臨，與詠岳陽樓詩，昔聞今上意同，讀而味之，並無艱澀。且上六句，皆寫當前，最後二句，忽追禹功，必有逆折，方起文瀾。早知二字，實前後之轉振語，下筆恰如其分，少他不得。

附禹廟原作：禹廟空山裏。秋風落日斜。荒庭垂橘柚。古屋畫龍

蛇。雲氣生虛壁。江聲走白沙。早知乘四載。疏鑿控三巴。

太白謝公亭每流二字

「風景每生愁」句，爲一詩之胚胎，發育變化，俱基於此，字字映照前後，惜爲後人忽之。而每字尤爲奇絕。可方壁畫之龍，睛只一點，則蜿蜒飛騰；其客散山空，乃謝范過去離別之愁也，池花窗竹，乃太白現在寂寥之愁也，長歌懷舊，千古知音，能懷今者，後來何人，乃將來嚶求之愁也。觸境感時，所以每能引愁也。一字之妙，總攬全機，卻似羚羊掛角，迹象泯然。至頷聯「客散青天月，山空碧水流。」以神韻論，流作動辭解固佳，但太白此律，全體細整，與聽蜀僧濬彈琴，口號贈盧徵君鴻等法不同，僅此聯對偶一字不琢，恐非原意。若作河川波等實字解，以物對物，似亦未嘗不佳。按詩邶風柏舟「汎彼柏舟，以泛其流。」漢書禮樂志「猶濁其源，而其

清流。」源河之根本，流河之枝末，河由一源而分多派者，皆曰支流，是流之一字，可代河川波等之義。古人作實用者，如陶淵明之「臨清流而賦詩」，左太冲之「濯足萬里流」，孫子荆之「漱石枕流」，韋應物之「門對寒流雪滿山」等，不勝枚舉。碧水流者，碧水之波耳，青天之月盈虧出沒，碧水之波，起伏來逝，各具離散空寞之象，故曰風景生愁。再此詩頷脛兩聯，皆言風景，既曰生愁，是情已蓄在景中，且頷指謝范之時，脛乃太白自況，景分今古，自不合掌，愁曰每生，情亦多感，矯天閃爍，莫之窺也。

附謝公亭原作：謝公離別處。風景每生愁。客散青天月。山空碧水流。池花春映日。窗竹夜鳴秋。今古一相接。長歌懷舊遊。

西鄙人哥舒歌之北斗義

此詩首句，義本雙關，若作直言北斗，上下不連，章既不成，神亦索寡。且斗自非晝見，言夜更是費辭。按曲禮行軍，旗分五方。中軍曰：「招搖在上，急繕其怒。」象取玄天七星指四方也。西鄙人今見斗象，宛如哥舒建旗，是睹境生情，感今追昔。而邊鄙今猶謐靜，皆是哥舒夙夜防攻，軍事精嚴，所遺之威德也。太平廣記所載，下聯與此大異，失之粗野，不取。

附哥舒翰歌原作：北斗七星高。哥舒夜帶刀。至今窺牧馬。不敢過臨洮。

韋蘇州秋夜寄丘員外松子落脉絡及義

此爲寄丘之詩，自應分詠兩處，前聯自況是實述，後聯說丘是設想。憶念故人，適於秋夜，所思不來，起而徘徊望之，久而沉寂，故詠歌以遣懷。此純以動境順寫，形其翹盼之態，是前聯之意也。次想丘於空山之夜，寥落寡歡，諒亦盼我相過，但所聞只是松子落聲，並非登音，或猶耿耿不眠，勞所待耳。此變爲靜境逆寫，形其審聽之情，是後聯之意也。有疑松子落與眠無關者，可釋然矣。再蘇州好用此調，如「幽人寂不寐，木葉紛紛落。」「落葉滿空山，何處尋行跡。」意各不同，與此更異矣。

附寄丘員外原作：懷君屬秋夜。散步咏涼天。空山松子落。幽人應未眠。

劉文房一孤舟之譏

劉文房送裴郎中七絕，結句「青山萬里一孤舟」宋人病之，謂其一與孤複，有爲辯者曰：唐人屢用一孤舟連字，引孟襄陽「風鳴兩岸葉，月照一孤舟。」證之，謂惟加一字，益覺淒楚，且譏宋人，爲不知詩。竊以兩者之諍，俱以一作數解，譏之辯之，均是南轅北轍。蓋一字之義，其釋本多，若採「獨」義作解，自無不適。獨者惟獨也，只有此也。詩意酒闌客散，人去境移，江山萬里，只此孤舟而已，襄陽之句，意亦同此。不作數解，神韻乃出。茲舉各家用一，不作數解錄後，尙書「惟精惟一」一純也。羲之蘭亭序「一觴一詠」一或也。杜審言「一聞歌聖道，助曲荷陶甄。」一一且也。

孟襄陽「鄉關萬餘里，失路一相悲。」一獨也。李太白「此地一爲別，孤蓬萬里征。」一乃也。又「爲我一揮手，如聽萬壑松。」一偶爾也。杜少陵「前佛不復辨，百身一莓苔。」一同也。又「及茲煩見示，滿目一悽惻。」一純也。張祜「一宿金山寺，微茫水國分。」一發語辭也。

附送裴郎中原作：猿啼客散暮江頭。人自傷心水自流。同作逐臣君更遠。青山萬里一孤舟。

太白遊洞庭兩用不字之譏

孟子曰：「故說詩者，不以文害辭，不以辭害志。」誠善讀之言也。詩之有格，猶水有流脈，而水之汹涌洄漩，必勢導不使決潰，此似

不以辭害志。詩過泥律，如俗工模物，不使物有自然，物之方圓長短，工必範而制之，此似以文害辭矣。唐雖尚律，實主多變，故嚴整而靈活，長短俱鏗鏘，其作者能變，讀者知變，不謂不害辭，甚得其志也。太白陪族叔及賈舍人遊洞庭湖詩，詩醇謂其不減九辯，而前人竟有譏其重用「不」字，是過泥於律矣。不知文章天成，已具神妙，但得意志，不避一字之重。律絕而用重字，各大家每每如此，獨責太白，亦見之狹也。如沈佺期雜詩五律：「聞道黃龍戍」「一爲取龍城」龍重。孟襄陽歸南山五律：「不才明主棄」「永懷愁不寐」不重。王摩詰漢江臨眺五律：「山色有無中」「留醉與山翁」山重。高逵夫夜別韋司士七律：「夜中殘月雁啼聲」「只因啼鳥堪求

侶」啼重。劉脊虛闕題五律：「道由白雲盡」「幽映每白日」「白重。劉禹錫哭呂衡州七律：「一夜風霜凋玉芝」「遺草一函歸太史」「一重等，不勝枚舉。譏太白蕩不守法，豈知詩也哉。

原作見前

劉長卿碧澗別墅喜皇甫侍御相訪主句

此詩領聯「寒山獨見君」句，實爲一詩之骨，亦是全章之脈，不曰寒，起聯之落葉堆紛，便無根據，必曰山，結聯之人到白雲，始有所出。前段時地荒涼之村，迴無行客之路，後段橋斷澗決之險，爲有同病之憐，而以獨見君語，卓立其間，瞻前之境，皇甫之來也，可稱其獨，思後之情，皇甫之來也，益見其獨。且起處荒村，早爲

獨字之預伏，結處何人，猶爲獨字之總映。惟其獨獨，其喜乃真，一字一句，豈偶然哉。誦之流走一貫，了無迹痕，古人功夫，有不可及，如此。

附碧澗別墅原作：荒村帶返照。落葉亂紛紛。古路無行客。寒山獨見君。野橋經雨斷。澗水向田分。不爲憐同病。何人到白雲。

孟襄陽宿建德江天低一聯

仰而瞻天，疑天離人而高，平而望天，悟天自於地連。其高遠所見，乃是其光，咫尺不知者，則有其體。樹論高低，依於樹杪，天論高低，指其體附。月因江清，顯知魄必印影。天因野曠，得悟體不同光。必明乎天分體光，月有魄影，始能解此聯對意，否則扞格。月

近人如非指影，與江清何關，若指影，天無分哲，對仗安能和諧，雖云見解各異，而文義豈容偏頗哉。

附宿建德江原作：移舟泊煙渚。日暮客愁新。野闊天低樹。江清月近人。

崔顥黃鶴樓用愁字

詩旨撫古感今，偶以登臨觸起。撫古者，昔人黃鶴也，人鶴不可見，悵望樓雲而弔之。感今者，歷歷只是川流，萋萋只有洲草，而舳艫士壘皆爲逝者。總結到異客煙波，等一飄蕩，鑑古思今，由彼例此，宇宙茫茫，一切如是。結一愁字，貫串全體，亦可謂一字兜住，竟有載華嶽振河海之象焉，與不愁泛泛言愁者，可同語哉。情哀而不

傷，氣豪而不放，倜儻含蓄，詩之上乘。

崔顥黃鶴樓白雲黃鶴之異

又有版本，首句黃鶴，改爲白雲，爲使前四，雲鶴勻停。他本無論，漁洋山人十種唐詩選，皆作乘白雲去，不知古本如是，抑選本爲之。研讀數十，未能體出改易之佳，但感神韻全失，句脈皆乖。首旣言乘白雲去，四又言雲空悠悠，語意相違者一。二旣言空餘鶴樓，三復言鶴不復返，不返即是空樓，文傷重贅者二。此詩之局，原非通常，余於開卷，曾詳析之。必以雲鶴二物勻停，直是遺神取貌矣，況此詩境神格調，各具有勻停之密，如空無鳥行痕耳。再崔詩題壁原稿，是白雲抑黃鶴，太白所見，當不致訛。而太白鸚鵡洲及鳳凰

臺二詩，皆仿崔體，玩李二作，亦可推想崔格。鸚鵡洲律，前闕連三句皆點鸚鵡，第四句「樹何青青」何曾鸚鵡樹勻停。鳳凰臺律，起聯三用鳳凰，一用「江流」亦不鳳江勻停。論文而外，證以李仿，崔詩開首黃鶴，無甚可疑。況清中葉之本，多刻黃鶴，顯非今人好事，新更張也。按淵鑑類函，武昌志，羣碎錄等，均載費文偉乘黃鶴過此，述異傳曰，荀瓌憩江夏黃鶴樓，望物降自霄漢，乃駕鶴之賓也。唐閩百里記黃鶴樓圖經云：費禕登仙，嘗駕黃鶴返憩于此等，各說雖小有異，然皆言乘鶴，是乘鶴有典，乘雲無徵也。

原作見前

太白訪戴天山道士不遇全用活寫

訪人不遇，境本寂枯，宜用活語，令其生動。賈閩仙訪隱者不遇，造出一童子問答，枯境全活，固已佳矣。而太白寫此，尤爲神奇，只以聲響形容，更不假設，雖以色爲問對，靜亦成動。犬吠水聲，聲雜而合寫之，午不聞鐘，無聲寫之反覺有，碧峰飛泉，狀形藉顯其聲，無人知往，想他聲而自語。或實者實寫，虛者虛寫，而又實者虛之，虛者實之，意境幻化，文法參差。至於桃帶露，灑晞隨時，樹見鹿，來往悠然，竹分靄，濃淡倏忽，倚兩三松，徘徊不定，無不活潑潑地，飛動生姿。又寫聲起處是兩聲，皆爲實有，結處亦兩聲，一虛一實，頷脛各自一聲，亦分虛實。寫色桃露竹靄，皆無情物，穿樹倚松，皆有情物。聯聯反映，骨肉勻稱，意意趨變，乃盛

其瀾。格律嚴細，求之無痕，或謂太白恃才率出，豈知言哉。

附太白訪戴天山原作：犬吠水聲中。桃花帶露濃。樹深時見鹿。

溪午不聞鐘。野竹分青靄。飛泉掛碧峰。無人知所去。愁倚兩三松。

李義山落花解

詩題落花，旨在惜別，內容客花雙寫，極爲顯然，春盡雖在結處，全體充盈其神，此三者筆筆俱到，隱顯有別而已。細尋四聯對仗，法皆分詠，自起至結，無不花一人一。惟領聯人花，專爲寫景，脛聯人花，換作寫情，起聯所言，只是春事，結聯所言，乃春思也。隱顯變化，而格再多取拗句，故促成抑揚之勢，鏗鏘不平。尙有全

作落花解者，則起句便無著落，雖多牽強解說，章法終不調暢。又見坊本歸韻改稀，似專爲落花安排，但觀全局，仍不貫焉，且稀類於趁韻，義理俱澀。

附李義山落花原作：高閣客竟去。小園花亂飛。參差連曲陌。迢遞送斜暉。腸斷未忍掃。眼穿仍欲歸。芳心向春盡。所得是霑衣。

杜子美八陣圖解

陣圖有三處，此指四川奉節西南者，爲諸葛武侯所布，相傳曾困吳兵。詩每寄託寓意，不必定依正史，此卽姑用相傳，吐屬所蘊也。隆中之對，鼎足三分，東結孫權，待天下變，以荆益衆，分向洛秦，興復漢室。不幸蜀吳構釁，未能止先主東伐，軍敗勢異，遂成大恨。

起聯功蓋名成二語，雖指陣圖，却用側筆一拋，向習俗論者糾謬。以世多稱石陣之名，贊其拒敵之功，而三分大計，竟爲所掩，特先標出本末，譏世俗見小不知大也。舊注謂頌武侯，文義難圓，夫三國爭雄，功於二國何有，宇宙大名，僅成於此石耶？下聯乃詩人正義，謂此石陣，不過掩護退却，聊獲安全而已，終於大局之失，無可挽回，故云遺恨。伐吳之舉，武侯諫而不從，曾自愧曰，法孝直若在，必能止主上東行也。石本可轉，而竟不轉，喻武侯忠心國恨，終不移也。失者，錯誤義，漢書路溫舒傳「臣聞秦有十失」。

附杜子美八陣圖原作：功蓋三分國。名成八陣圖。江流石不轉。

遺恨失吞吳。

太白贈錢徵君少陽布局

此詩對仗，取間隔式，首與脛聯，皆取其對，頷與結聯，則不取之，自與通常律格，而不相同。再律格多爲一聯一事，此則一句一事，法雖流水落澗，却是處處激湍。文句八變，無不下出自上，更非彼伏此起，勞人遠尋。而辭意玲瓏，反覺渾堅樸穆，百脈迴環，空中却無鳥迹。如頷聯上句，春風幾日，乃上承起聯，下句兩鬢成絲，實下啓脛聯，脛聯上句秉燭須飲，承乎頷聯，無容再贅，而下句投竿未遲，又啓結聯。不僅此也，前一闕首句之酒，與後一闕首句之飲，前一闕末句之鬢成絲，與後一闕末句之猶可師，皆爲呼應。人多謂太白信手，而竟不知其錘煉無痕。

附太白贈錢徵君原作：白玉一杯酒。綠楊三月時。春風餘幾日。

兩鬢各成絲。秉燭惟須飲。投竿也未遲。如逢渭川獵。猶可帝王師。

太白淶水曲采蘋寓意

首句秋日，有本作為秋月，細味之，月自不如日佳，然日或月，皆作時解方法。句中明字，為一詩之眼，水必至秋明潔，自能鑑采蘋人也。采蘋者，言欲有所獻耳。偶覩荷花，嬌而欲語，忽慚人不如花，既而轉恐色不及人，悵然自失，不堪以獻，幽思綿綿，不能已而。采蘋何人，采於何處，采作何用，采時何感，盡於結處一句發之，自是點睛破壁之法。蕩舟蕩槳而已，注引蔡姬齊侯事則累。

附太白淶水曲原作：淶水明秋日。南湖采白蘋。荷花嬌欲語。愁煞蕩舟人。

太白秋浦歌三千丈自注

白髮三千丈，憑虛形容，想當然耳之辭，下句已自注矣。必連讀之，方不扞格，見而駭怪者，未之思也。髮因愁白，愁以髮顯，愁在內而無形，難見幾許，髮在外而有形，尺度可得。然髮不過數尺，人盡而知，將愁喻作江海，則無限量，如橫江詞，一水牽愁萬里長。愁展萬里，不較三千丈數更長耶？然不之異者，以借外物喻內愁易解也。此詩之意，愁生一寸髮白一寸，其愁綿綿不盡，白髮料必長丈三千。驚語異者，因以內愁託外體多忽之也。且三千一語，乃爲

極多名詞，非謂定數，自應先知。禮經曲禮三千，史記珠履三千，漢武外傳王母桃三千年一實，楞嚴經三千威儀，法華文句優曇華三千年一現等，皆是形容其多，文可意會。沿而用者，如三千弟子，後宮三千，詩句采用，如太白之望廬山瀑布「飛流直下三千尺」摩詰之老將行「一身轉戰三千里」等，所舉非一，隅可反三。此詩髮長三千丈，只表多耳。至於次聯結句，實為反映上聯緣愁所發。何處者，謂鏡并無隙處，得者，疑霜何由而入，且若不知己髮反影，味始盎然。處字若作他處解，則索然矣。此詩字法，應着意上聯緣愁似三字，及下聯何處得三字，庶不失之。

附李太白秋浦歌其十五詩：白髮三千丈。緣愁似箇長。不知明鏡

裏。何處得秋霜。

劉賓客石頭城

烏衣巷弔赫顯逝者，文顯人皆知之，石頭城哀南朝之興亡，文隱人多昧之。前聯隱傷其戰伐；眺矚地自如故，周遭之山，圍繞宛在，而六代杳然。昔歲幾經戰伐，攻守降破，今之江潮湧起，猶似十萬軍聲，來撲空城，却又寂寞而回。此言不但國已不存，即攻拔之勝軍，何嘗復見，所賸江潮打來退去而已。後聯隱刺其荒淫；溯其當年，粉黛歌舞，月照後宮，金蓮玉樹，今日安在？僅有秦淮東升之月，是其舊物，還於夜深，飛過女牆，獨具癡情，徘徊其處。國政之事，不道一字，只談江潮淮月，而興廢萬端，盡寓其中矣。

附劉賓客石頭城原作：山圍故國周遭在。潮打空城寂寞回。淮水東邊舊時月。夜深還過女牆來。

戴叔倫題三閭大夫廟

屈子杳矣，沅湘尚流，寒湍嗚咽，猶似澤畔吟聲，觀水不盡，想知忠怨無已也。此對兩江，虛擬古人之情。廟貌肅穆，神所依止，江水湛湛，楓林蕭蕭，當于風起日暮之際，竟似有人賦招魂辭者，此對廟貌，幻想神來之象。兩聯皆用楚辭之意，故不空泛。首聯有作屈子之怨，沅湘之水，流蕩不能盡去解，亦通。

附戴題三閭大夫廟原作：沅湘流不盡。屈子怨何深。日暮秋風起。

蕭蕭楓樹林。

太白秋登宣城謝朓北樓中聯之意

太白此作，格極別緻，詩境以如畫及望，兩者爲主。故領脛兩聯，皆寫景色，絕不道及聲情，方是畫也。題爲秋登北樓，所寫亦是秋山水畫。而此四句之脈絡，不必分承，總以起句如畫次句望，可貫之也。有人評「人烟寒橘柚，秋色老梧桐。」與右丞之「泉聲咽危石，日色冷青松。」相較，神韻與自然似過之，而不及右丞之聲色分明也，是未思右丞乃寫實境，太白是寫畫意也。且詩格貴在變化，豈能墨守聯別，此詩變在全體，脈皆暗承，起聯首句登樓總覽，次句分別眺望，皆是作者動態，結聯臨風懷謝，又思後人誰念今人，盡是寫情，有何偏頗。卽兩聯之景，亦自各異，水係氣化，喻以人

工之鏡，橋乃人工，喻以氣化之虹，此聯寫地域之旖旎，橋袖霜晨之寒，惟人乃覺，梧桐黃落之老，由秋所成，此聯寫時節之淒清。

附原作：江城如畫裏。山曉望晴空。兩水夾明鏡。雙橋落彩虹。人烟寒橘柚。秋色老梧桐。誰念北樓上。臨風懷謝公。

王右丞與裴迪訪呂逸人不遇脛聯之義

此詩頷聯，乃訪者二人自況，脛聯頌揚逸人，兼及鄰里。謂具高山流水之志，以標出隱淪之風，兩聯合觀，且含有賓主知音之意。來仰城外青山，便如屋裏之人，復見繞門流水，更知鄰舍皆清，此正是絕風塵意，前聯正是訪隱淪也。若解爲其屋裏看山，如同郭外看山，言其屋之豁敞，亦無不可。山維寫內外，水橫寫左右，格局嚴

整，益覺可觀。有本「一向」作四面，「屋裏」作屋上，「種松皆作」，爲「種松皆老」等，均不佳。「一向」是說久，與次句說遠，方有縱橫之勢，「屋上」情文並乖而俚，「皆老」事理不圓而滯。

附原作：桃源一向絕風塵。柳市南頭訪隱淪。到門不敢題凡鳥。看竹何須問主人。城外青山如屋裏。東家流水入西鄰。閉戶著書多歲月。種松皆作老龍鱗。

岑嘉州見渭水思雍州

律絕之詩而有重字，各大家每每用之，然以重字犯韻者，除在連續句法中，取其跌宕，餘不多見。此詩有二流字，不一其講；東流去者，僅形容辭，只言萬物流動之態，非是物體。故園流者，乃言水

之本體，與前所言，虛實體用，大有異處，故不嫌耳。

附原作：渭水東流去。何時到雍州。憑添兩行淚。寄向故園流。

少陵九日藍田崔氏莊正冠看茱萸異解

此律四聯，各有其目，起之今日，頷之吹帽，脛之峯寒，結之茱萸，皆九日愈穴也。盡君歡指主人，倩旁人指他客，落帽把茱萸皆自己，知誰健合衆而言，皆此會脈絡也。詩諍處有二：一笑正冠，有本作整，實不知正字之義，反謂杜倩他客爲己整正之，予不爲是，一聯一事，已病合掌，忽帽忽冠，迹近趁韻。且詩中未言僮僕，倩客趨侍，等視孺子，似失體統。淮南子「坐而正冠，起而更衣。」吹帽正冠，以典對典，一己一他，格局自嚴。詩意笑替他客爭讓席次，

勸隨處濫坐飲酒，對不能落帽作文，分映強寬盡歡也。二醉把茱萸，前賢謂茱萸酒名，細看謂指玉山藍水，此亦不敢苟同。以境界論，固增神韻，惟茱萸九日所記，或囊或插，乃其常俗，未言必飲此酒也。縱曰看指山水，而手把茱萸，未嘗不可遊觀，奚必一定把酒，如謂宴集安得無酒，有一醉字，意豈不足耶？敵意興來今日，是敍會初，醉把茱萸細看，乃結會終。然醉把茱萸爲一事，把之不捨，戀今日之會，預擬明年之會也。仔細看爲一事，若看茱萸，看誰再插，看坐中人，惟己獨老，恐再會健不在我也。以格局論，醉把茱萸，近承明年此會，誰健重插。看曰仔細，遠映老去今日，爲君盡歡，形容其暗沈吟也。盎然有神，情思不盡。若看謂指山水，仔細

二字，反覺累贅，且與上皆脫節矣。

附原作：老去悲秋強自寬。興來今日盡君歡。羞將短髮還吹帽。笑倩旁人爲正冠。藍水遠從千澗落。玉山高竝兩峰寒。明年此會知誰健。醉把茱萸仔細看。

摩詰送梓州李使君結句

此詩結聯：「文翁翻教授，不敢倚前賢。」解者義多不暢，趙松谷氏疑云，不敢或係敢不之誤，文則通矣，未見善本可校，不便遽更，且細味之，有尊古卑今之氣分，贈友似不得體，不更是也。按倚之釋依也，具依恃依賴依附傍等義。恃與賴有守委無進之意，可解爲不敢墨守前賢成規，而不自因時制宜也。附與傍有退隨不前之意，

可解爲不讓文翁專美於前也，對古對今，皆揄揚而無抑。

附原作：萬壑樹參天。千山響杜鵑。山中一夜雨。樹杪百重泉。

漢女輸檀布。巴人訟芋田。文翁翻教授。不敢倚前賢。

少陵聞官軍收河南河北

詩義深微，讀者不妨異見，以達爲是，達雖異可並存焉。求達有就句論句者，有看一聯者，有須觀全局者，法無一定。少陵此詩，「青春作伴好還鄉」乃是一句三層，一聯共爲六層，律格忽此結構，理自拗戾，黃白山氏所釋此句，人多從之，云「一路花明柳媚，不寂寞也。」意謂春光明媚，作人之伴。就句論句，未嘗不佳，若論一聯，則有未達。春光花柳是實境，春光作伴是虛情，今將青春作伴，

二並爲一，上句亦應如是觀之，當解日色發聲向人放歌矣。敝意作伴者，是映頷聯之看妻子，放歌者，是映頷聯之卷詩書。卽執詩書而放歌，攜妻子以作伴耳，文從意達，焉用紆求。

原作見前

律詩之聯用典

律詩聯中用典，必兩句求偶，否則跛倚無度，思而易知。但有竟忽於此，致義錯解，究其易混，在文熟而典生也。太白聽蜀僧濬彈琴，本非純律，亦不外此，其「客心洗流水，餘響入霜鐘。」皆知流水是典，而忽於霜鐘，只以曉鐘釋霜，豈爲知者。山海經「豐山有九耳鐘，每霜降則自鳴。」章雲仙曾據而注之。或譏爲多事，予以爲

必如章說，方合律體也。不見夫少陵明妃畫圖省識脛聯，只謂畫圖是典，九日藍田崔氏莊羞將短髮頷聯，只謂落帽是典，而歸魂及正冠，俱未措意，所以解多欠圓。餘如摩詰送梓州李使君之芋田，劉長卿經漂母墓之山木，無不依文解句，造成跛病，若思及律聯局勢，庶不失矣。

各作繁不備載

蘇臺覽古西江月

只今惟有西江月，曾照吳王宮裏人。月照宮人，而在墮西之時，其宮酣歌恒舞，徹夜不眠可見矣，是有刺焉，非泛指江月而已。按太白之烏棲曲，亦詠吳王西施，其結云：「起看秋月墜江波，東方漸

高奈樂何。」不過彼顯此隱，詠月之時，意則一也，借以形其沈冒，互證可知。劉賓客「淮水東邊舊時月，夜深還過女牆來。」似師此法而變之，雖言東邊，而後加以夜深，意亦如是耳。

附原作：舊苑荒台楊柳新。菱歌清唱不勝春。只今惟有西江月。
曾照吳王宮裏人。

少陵春望白頭吹求

少陵春望結聯，「白頭搔更短」句，劉師培評曰：「白髮可言長短，今易白髮爲白頭，則屬不詞，文人嗜奇，至以文害辭，背於正名之義矣。」此評未省易者誰指，少陵乎？抑後人乎？玩其言近於苛刻，實則髮以頭代，文不害辭，云頭者，即指髮非言頭也，不言他書之

例，即杜集中，白髮、白首，觸處可見，何獨責此句耶？若謂搔可髮非可頭，杜集中「老夫清晨梳白頭」何不責曰：梳其髮非梳其頭，「出門搔白首」亦應易髮爲正。若云頭不當曰長短，「惆悵頭更白」寧謂頭一變再變乎？「頭白好歸來」若就字而解，不但頭不能走去歸來，即髮亦不能耳。又「白頭亂髮垂過耳」細玩此句，益不必諍，分明形容亂髮，而冠之以白頭，豈非頭白之名，依髮而得，髮亂之名，因頭不梳耶？頭與髮固屬兩物，行文可互借用，史書多見，並非嗜奇務怪。

附原作：國破山河在。城春草木深。感時花濺淚。恨別鳥驚心。
烽火連三月。家書抵萬金。白頭搔更短。渾欲不勝簪。

高逵夫梅花關山辭意

達夫塞上聞笛，「借問梅花何處落，風吹一夜滿關山。」此僅言風吹落梅笛韻，非言實有梅花也。迴環讀之，理微情婉，且較王之渙旗亭畫壁，尤覺含蓄敦厚。詩人耳聞樓笛梅花，幻想其境，目對塞上雪月，靜觀其神，意謂凡見雪月映照之處，似皆有笛曲音波瀾漫。又以梅花爲雪月之境，雪月爲梅花之神，當於此際，笛韻意境與雪月之神，交融一片，故雪月滿乎關山，笛韻滿乎關山，卽梅花滿乎關山也。後之注家，竟直作實梅解，更有解爲「塞無梅花，落滿關山，豈非從漢地吹來乎？」如是論詩，化虛靈成滯泥矣。滿關山者，雪月實也，梅花虛寫，笛韻半實半虛。

附原作：雪淨胡天牧馬還。月明羌笛戍樓閑。借問梅花何處落。
風吹一夜滿關山。

柳子厚漁翁全詩之眼

嘗聞詩之起句，猶樓閣之奠基，基固矣，始能崇峻其構，命奐翬飛，皆依其基而立焉。此詩爲寫山江晨景，統體藻華，皆孕於起句，而要以宿字爲眼。其下不見人之句，正爲宿字聲應，汲湘然竹，早炊也。烟消日出，早時也。欸乃一聲，早行也。不見人，羣動猶息也。皆爲宿字烘托。山水綠，移後所見之新象。天際中流，巖雲相逐，宿處所遺之化機。前人有云：後二句反爲全詩之累，情雖不乏同者，予却不以爲然。蓋至山水綠，截然而止，言不盡意，餘韻有之。若

論章法，此一回看，實少不得，少則西岩之宿無映，欸乃之行不張，況有此回折，反點出西岩勝境，文瀾神韻，始覺充沛。

附原作：漁翁夜傍西岩宿。曉汲清湘然楚竹。煙消日出不見人。欸乃一聲山水綠。迴看天際下中流。岩上無心雲相逐。

籌筆驛儲胥之注

李義山籌筆驛，「風雲常爲護儲胥」注者多爲軍中藩籬，無典可據，何謂其然？詳參各注，每引長楊賦：「木雍槍累，以爲儲胥。」遂謂木柵竹槍，雍累其外，疑爲拒馬之類，故曰軍中藩籬。按揚雄傳：「搃熊羆，挖豪豬，木雍槍累，以爲儲胥。」名義考云：「所獲之獸，如木之擁，如槍之纍，可充君庖儲之以待需也。」是儲胥者，

儲而待需義，非專指一事，亦不專指藩籬。蓋軍中所需，糧秣武器，皆其要品，應設藩籬蔽護有之，若以儲胥作藩籬解則牽強矣。辭源諸書，又引此詩作藩籬之證，義山用意何如，亦不可橫誣之也。

附原作：猿鳥猶疑畏簡書。風雲常爲護儲胥。徒令上將揮神筆。終見降王走傳車。管樂有才真不忝。關張無命欲何如。他年錦里經祠廟。梁父吟成恨有餘。

張泌洞庭阻風青草綠楊之疑

律詩之聯，凡取對偶之處，用典用事，兩句宜同，違則不律。張泌洞庭阻風，頷聯青草浪高句，乃指以南之青草湖，下句綠楊花撲，疑亦有所實指。或近處有堤有村，厥名綠楊，拘在一處，名不易顯。

易代改名，後遂湮沒，語似強牽，理實應爾。縱或不然，卽指楊水之岸。按（水經注）「楊水逕竟陵縣，北入於沔，謂之楊口。」晉杜預曾開楊口，起夏水達巴陵。巴陵晉置，卽今岳陽縣也。句中楊花，或謂楊口岸之柳花，果爾，始與青草，皆有實落，然未考慮遠近，姑妄言之，唐律法度，大體盡如是耳。

附原作：空江浩蕩景蕭然。盡日菰蒲泊釣船。青草浪高三月渡。綠楊花撲一溪烟。情多莫舉傷春目。愁極兼無買酒錢。猶有漁人數家在。不成村落夕陽邊。

摩詰送李梓州結句再論

詩爲送別慰離，全首止於詳告梓況，已得丁寧之神，陳套不著一字。

李之身分，王之篤情，俱在言外烘托，亦不少遺。起聯梓之地時，領聯氣象，脛聯歸到人事風俗，爲詩主體。民不過男耕女織，官無非催科聽訟，隱刺文前執政，故先一抑。結聯鋪敘興教化俗，自屬不倚前賢，顯美文翁嘉猷，特爲一揚。然結處兩句，正是慰離，借頌文翁，以之擬李。謂其蒞梓，定別於舊令尹之政，亦如文翁不倚前賢也。此借喻贊法，非直言其事，與漢江臨眺詩「襄陽風日好，留醉與山翁。」之意相同。注者，將上句謂實指文，下句乃專指李，則成不滿文翁矣。不但法度不調，意亦扞格。此聯前曾論之，偶爾翻閱，似欠豁顯，故再補出。

原作見前

錢起山中酬楊補闕見訪聯異

唐詩尚變，近體律絕，亦如是也，非獨古體爲然。五言變調，每在一句，或一聯之間，鮮有他者。七言反是，變多在全體更其序也，錢仲文此詩，體不變而變，不變者調譜，變者聯排對仗也。其聯有四，則分半對，全對，拗對，隔對等。起聯與脛聯，皆上四相對，下三不對，故謂半對。首聯之「日暖風恬」與「紅泉翠壁」實不對實，形容不對形容，偏以實偶虛，虛偶實，顯然拗之。頷聯，却以「鹿苔」對「雲鳥」隱然拗之。故謂拗對。頷結兩聯，固屬全對者，但皆以半對者相間，故謂之隔對也。因其運用自然，全泯跡象，讀之者，每不覺其異。

附原作：日暖風恬種藥時。紅泉翠壁薜蘿垂。幽溪鹿過苔還靜。
深樹雲來鳥不知。青鎖同心多逸興。春山載酒遠相隨。却慚身外
牽纓冕。未勝樽前倒接籬。

李頎琴歌

此賦別離之詩，借琴樽酬酢表之，非主人贈別，乃行客留贈主人也。只起結處，微有別離之語，餘皆寫琴，故題曰琴歌。共十句分爲三段，前四爲首段，先記其時，自初夕至夜闌，首句主人具酒，次句行客奏琴，後二句皆琴技感激之境。次四爲二段，時由夜闌達旦，首句添鑪更燭，次句琴曲迭換，後二聽者入神，惟有琴韻。此兩段格局相同，而變在境神，起皆主人，而具酒與燭增，爲時會之異。

承皆鳴琴，而請奏與先彈後彈，明其事之異，轉合皆琴之技能，而萬物之動，與四座寂靜，形所感之異。結二爲三段，乃行客辭別，應起主人餞行。

附原作：主人有酒歡今夕。請奏鳴琴廣陵客。月照城頭烏半飛。霜淒萬木風入衣。銅鑪華燭燭增輝。先彈淶水後楚妃。一聲已動物皆靜。四座無言星欲稀。清淮奉使千餘里。敢告雲山從此始。

王昌齡盧溪別人之轉折

起句「武陵溪口駐扁舟」爲全詩之骨，而「駐」字尤爲其髓，亦可曰詩眼也。駐者，暫停盧溪不發，而此駐時，餞送贈答，當有許多情事，以下諸語，皆爲此時所言也。次句溪水隨君，言當日別後，

所送君者，尙有此故鄉溪水。後二乃是預計之事，言溪水流到荆門，轉向東去，君西上峽，更與鄉水亦須作別矣。僅有天上孤月，曾爲故鄉之所親者，但三峽蕭瑟蒼涼，野猿且感而哀啼，莫再將所親之孤月，牽去共伴猿愁。只言月猿，而不言人，月猿旣難禁此，人之不堪，其何可言？意婉旨深，逆折百轉。

附原作：武陵溪口駐扁舟。溪水隨君向北流。行到荆門上三峽。莫將孤月對猿愁。

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設喻

此詩皆取雙寫，又多設喻，雖李雲何適，題未明言，細玩其詩，當與太白皆失意者也。昨日棄我，喻別之情，今日煩憂，似寓失意之

遊，如謂兩皆言別則贅文矣。長風秋雁，借天際實景，以喻行客，高樓酣飲，主餞爲解多愁。蓬萊建安，因樓懷眺，隱推李雲也，小謝清發，昔二謝今二李，太白自況也。抽刀一聯，脈自高樓酣飲，借江流實景，述愁結不斷，雙喻別離失意也。結處扁舟五湖，乃多煩憂之伏映，由來注家，多釋其典，少明其義，姑妄言之。

附原作：棄我去者。昨日之日不可留。亂我心者。今日之日多煩憂。長風萬里送秋雁。對此可以酣高樓。蓬萊文章建安骨。中間小謝又清發。俱懷逸興壯思飛。欲上青天攬明月。抽刀斷水水更流。舉杯消愁愁更愁。人生在世不稱意。明朝散髮弄扁舟。

太白尋雍尊師「青牛」誤解

「花暖青牛臥，松高白鶴眠。」楊注之意，悞爲牛臥花蕊之中，疑其欠理，遂謂葉上青蟲，有兩角如蝸牛者，實錯解也。青牛白鶴，皆是道家熟典，對用之氣象渾穆，若換小蟲白鶴，卑尊不侔矣。然王注雖非楊之青蟲，似同其臥花非理。評曰：「不過用道家事耳。」其意謂虛寫，作爲花松烘托而已。敝意俱不苟同，若尋全體脈絡，意再求諸字外，自釋然矣。此詩取境，端在起聯「逍遙」，言人與物，皆是自在無拘。故滿地有花，牛不避而臥其間，清晝松上，鶴反棲而眠之。若滯泥句下，豈有活詩，固不能解詩，更不能解太白之詩。如再不悟，試思宴桃李園序，「開瓊筵以坐花」，得非亦坐花之上耶？至於頷之古道，顯係荒徑，流泉乃謂澗壑，自是亂水。結處獨下，

主不送客，無非皆寓無拘，脛豈獨不然耶？

原作見前

劉長卿秋日登吳公臺上寺遠眺領脛變體

此詩領脛兩聯，亦是分承起聯，不過取法特異，似不類耳。法不以每聯承一句，變半聯承一句，分爲四半，更迭照映，於下述明。詩題大旨有二，一爲「吳公臺上寺」，一爲「秋登遠眺」，起聯二句，先分點出。領之上句，只承臺寺，下句離開，去承遠眺。脛之上句，再承遠眺，下句離開，再承臺寺。然此兩聯，離爲四句，每句各去單承，但意各不雷同。野寺人少者，僻境蕭曠，慨今也。雲峰隔水者，客心迢遞，異地也。夕陽舊壘者，境遷跡陳，弔古也。寒磬空

林者，荒利蒼涼，晚時也。頷爲寫情，一客況，一鄉思也，脛聯寫景，一目寓色，一耳聞聲也。綜錯之中，極其嚴細。至結處「惆悵」一辭，傳全詩句句之神，「長江至今」四字，隱全詩句句之事。

附原作：古臺搖落後。秋日望鄉心。野寺來人少。雲峰隔水深。
夕陽依舊壘。寒磬滿空林。惆悵南朝事。長江獨至今。

鶴雀樓全詩盡格局

首句言天時已夕，次句言地勢曠遠，三句言人情發縱，結句言樓高層數，四句分立，各言一事也。又登高者，必望遠，首句爲實所見，次句爲半實半虛見。三句爲想再有所見，而實未見，結句爲求其欲見，或見或不可見，其旨無非寫見，却有四句之異也。又首句仰觀，

從東轉西，次句俯察，由西向東，三句虛想，自近及遠，結句實證，居下升上，八表上下，周覽無餘也。又前後兩聯，情景攸分，勿須贅言，前聯之景，實有者，惟山與黃河耳。然山亦有專指中條者，似又泥矣。海實所無，日亦非山西永濟獨品，因望遠想到山河盡處，始連上遮蔽不見之日海，忽取來以作陪賓。此欲窮二字，所由出也。然配聯，又以賓日對主河，主山對賓海，綜錯變化，讀之幾認賓爲實有。下聯欲窮者，不云境處而云自目，更上言樓，始與目有自他之回旋。字字錘鍊，句句轉折，却優游自在，一氣呵成，如是絕句，真稱絕調。趙子龍一身都是膽，此詩一身都是格局。

原作見前

杜子美春宿左省九霄正解

此詩頷聯：「星臨萬戶動，月傍九霄多。」九霄乃借喻之辭，即九重之意，係指宮殿，非直謂天空也。星臨之句，普涵閭閻，從廣處看，言其衆拱之形。月傍之句，專崇宮殿，向高處言，狀其獨尊之象。廣大邈邈，高明昭昭，各分其勢，格局勻停。指宮殿與上掖垣相映，言閭閻與上鳥過呼應。

附原作：花隱掖垣暮。啾啾棲鳥過。星臨萬戶動。月傍九霄多。不寢聽金鑰。因風想玉珂。明朝有封事。數問夜如何。

摩詰山居秋暝頷聯

明月松間照一句，寫盡起聯之神，而空山、雨後、天氣、晚秋等境，

豁呈無餘，真神來之筆也。清泉石上流，亦如之，乃謂雨後山洪所積，漲於澗壑，而侵於石徑者。若作平時之月泉解，則失之矣。卽下二聯，人歸竹喧，舟下蓮動，春芳歇，王孫留，無不是雨後秋暝之境，細味自得。

附原作：空山新雨後。天氣晚來秋。明月松間照。清泉石上流。
竹喧歸浣女。蓮動下漁舟。隨意春芳歇。王孫自可留。

韋蘇州送陸江笛之解

「遠聽江上笛，臨觴一送君。」聯本流水之法，因有錯讀，則有悞解，謂送君之送乃韋也。不但江上之笛，無有著落，下聯還愁更聞，亦感鑿柄生硬矣。詩意：「臨觴」乃陸韋對酌之時，送君指江笛曲

來，一者，或專之詞。三句之獨爲途次，四句郡齋謂新所，皆恐再聞笛曲，觸起離愁。蓋笛曲常奏者，多屬梅花折柳，今對故人，猶不勝情，後處寂寥，豈堪重聽耳。

附原作：遠聽江上笛。臨觴一送君。還愁獨宿夜。更向郡齋聞。

劉夢得生公講堂

理契智圓，必無唐捐，法無人聽，聚石說之，諒必八部來護，故憑頑石點頭。云鬼神聽者，卽此意耳。其起句立基，先述疇昔公案以實之。講堂夜猶不扃，固表荒廢，亦可作法華一席，至今未散想。塵封漠漠，自是闕其无人，然有此方明月，正滿中庭，亦如前之聚石，仍厲鬼神來聽之意。按可字應作一讀，中庭作一讀，前有作可

中一讀，庭字一讀者則非。可字之訓，有當、適、約略諸義。卽謂月正當庭，或月適合一庭，或月色約滿中庭，無欠無餘也。詩固別有心裁，末句猶爲傳神，其「一方」「可」三字，不知如何思來，不深入詩道三昧者，恐不知味。吳景旭氏，引宋文帝會沙門食，生公云：「白日麗天，言可中。」語以解之，雖具考據苦心，句反不靈，不足取也。明人謂此譏執政，亦不可執。

附原作：生公說法鬼神聽。身後空堂夜不扃。高坐寂寥塵漠漠。一方明月可中庭。

摩詰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詩辨

王杜岑諸公，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詩。前人有評王詩最劣者，云：

雲裘、衣冠、冕旒、袞龍等，重疊雜亂無次。噫，豈知言哉？是詩法度，極爲嚴整，惟格別緻，粗視不入，遂致厚誣前賢。按王詩布局，序分三際，有以前、當時、終結等境。又前三聯皆是早與朝分詠，結亦唱和兩分。起聯從宮中寫，上句鷄人報早，下句尙衣預爲朝事，裘不過早寒點綴。頷聯從殿上寫，閭闔開，言敵闔禮始之早，衣冠拜，言百官趨進正朝，冕旒君王代名而已。脛聯寫禮已成，日色高動，爲退班早況，香烟濃浮，爲侍朝久象，僅袞龍此處實指朝服。結聯寫作者、和者，亦是分詠，辭之與意，俱含早朝。再此四聯，法各有異，起爲宮闈內外侍臣相偶，頷爲閭闔朝儀容止相偶，脛爲殿中廷下時景相偶，結爲退朝詩人唱和相偶。縱橫細玩，何亂

何複之有。李義山落花五律，似師此格，但隱顯變化，有不同耳。

附原作：絳幘雞人報曉籌。尚衣方進翠雲裘。九天闔闔開宮殿。

萬國衣冠拜冕旒。日色纔臨仙掌動。香烟欲傍袞龍浮。朝罷須裁五色詔。珮聲歸向鳳池頭。

王摩詰過嵩邱蘭若詩用典

此律頷脛兩聯，皆引用典，一隱一顯，讀者忽之。其脛聯迸水句，爲晉慧遠公，梁景泰公，建寺卓錫出水。雨花句，於法華維摩諸經，記載甚繁，兩皆熟知。是文之顯者。而頷聯食隨句之食，行踏句之行，俱是叢林儀規，多爲人作常語輕略。食謂飯食供養，必擊磬念誦。行謂飯後經行，在林間來往。是文少隱者。阿彌陀經云：「飯

食經行。」然同是用典，亦有異處，頷是實寫，脛是虛映。

附原作：無著天親弟與兄。嵩邱蘭若一峰晴。食隨鳴磬巢鳥下。行踏空林落葉聲。迸水定侵香案濕。雨花應共石牀平。深洞長松何所有。儼然天竺古先生。

太白送友人詩起聯釋疑

有謂此詩起聯，語太浮泛，尤以東城北郭，病其重疊趁韻，粗視似之，細玩則非。按今安徽，多爲唐江淮一帶，山水佳秀，甲於各地。敬亭山、青山、宛溪、秋浦、宣城等勝，均以玄暉太白名章。太白耽玩，有終老之志，曾以居宣時久，集中所詠獨多，送友一詩，或係此間之作。當塗青山，玄暉築室山南，後人易名，曰謝公山，故

有青山北郭之句。宣城之東，宛溪曲繞，所謂白水，料應指此。考白題宛溪館，極贊其水，有「百尺照心明」「白沙留月色」等句，白水宛溪，當不逕庭。且水曰白者，中國河流之凡稱，語出淮南子河圖，不必實有白名。白水成語，古人用者不一。左傳：重耳指白水以誓心，南史：任昉指白水而旌信，故有白水東城借意。起聯分詠，先標征人送者所居，雙顯二人身世心情而已，然亦不必定謂居二處也。若以此作一處解，猶以少陵吹帽正冠，作一事解，同一謬誤。全唐律詩，實未之見，而謂李杜出此，真蚍蜉撼樹矣。又疑白水東城之釋，未若青山北郭著實，然白水東城本有，奚不引而實之？曰定遠東城，和縣白水，固近宣城，但太白無詩以紀。秋浦白筇陂，

宣州白龍潭，太白雖遊有詩，舉偶不如舉常也。再青山白水作聯，杜子美及許渾孟郊皆用之。或以色言，或以地言，或實或虛，用法各異。太白此詩，乃指實而用虛也。

附原作：青山橫北郭。白水繞東城。此地一爲別。孤蓬萬里征。浮雲遊子意。落日故人情。揮手自茲去。蕭蕭班馬鳴。

並附題宛溪館詩：吾憐宛溪好。百尺照心明。何謝新安水。千尋見底清。白沙留月色。綠竹助秋聲。卻笑嚴端上。於今獨擅名。

太白送友人孤蓬之諍

六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央日報副刊，載太白送友人詩：「孤蓬萬里征」句，孤蓬釋義之爭，達十數年不決。甚至煩國立編譯館查校，

曾檢元版唐詩校勘，確屬草部蓬字，而非竹部之箒。且遍舉前人用者多處，並指字書各解爲徵，仍不之信，不解文法故也。不了則不信，強之何益，前人所用如是，字書訓詁如是，如是如是，已而已而。余今略述此詩格局，以享初學。斯作頷聯，實爲全章樞紐：上句承起聯，此地爲別，乃送者止步之地，然其止處，既非青山白水，亦非北郭東城，自在客舍驛亭之所也。至起聯云何，已另有解。下句啓脛聯，孤蓬萬里，乃行者臨去之況，僅是喻辭，非言蓬草行萬里耳。脛聯分云，浮雲落日，是推二者別緒，各有不同。結聯自當貫通全體，必以兩語兜住，揮手茲去，專指正別之時，蕭蕭馬鳴，實爲纔別之後。再起是二人素居，脛是二人臨別，一伏一映。頷是

驛亭行餞，結是馬上分途，一呼一應。若知文格，紛諍息矣。宋人有詩：「牧童歸去橫牛背，短笛無腔信口吹。」詩者樂也，樂有歌也，無板眼節奏，何成歌樂。彼無腔信口之吹，故不能與言五音六律也。

原作見前

太白送友人詩全局分析

俗評李失之滑，又誣杜云：「重與細論文」含譏也。誤信諸說，則於李詩不能深入矣。未知李律，無格不細，但運用無痕，粗看不識耳。此律極變極嚴，更爲淺學難解。如北郭東城，謂爲疊牀架屋。蓬孤蓬錯作舟解，謂忽舟忽馬雜亂。一爲別自茲去，謂語意重複。蓬

之一字，致煩編譯館查校，信乎詩亡久矣，衆人顛倒如是哉。夫讀詩與文少異，必將境界、含蓄、格局、聲調、文法等合觀，猶須體其變化，明其結構。否則捍格，不能知也。首言取境：詩以送字爲旨，凡酒餞、安慰、揮淚、相思等詞，一掃而空。白手搏戰，句句相映，聯聯反襯，無不是送。次言含蓄：其表面皆寫景事，其裏盡充摯情。首聯德鄰之雅，領聯遠送止處，脛聯鑑物想像，結聯班馬戀羣。不著一字，盡得風流。

再次格局，此詩首聯，以領聯上句承之，領聯下句，實啓脛聯。結聯之上句，正映領聯之上句，結聯之下句，正映領聯之下句。全詩四聯，皆用雙寫之法，每聯具送者行者，惟結聯同中再變而已。領

聯孤蓬爲全詩分界，以前寫送，雙是實寫。以後寫送，僅爲想像，法仍用雙，卻是虛寫。

又次聲調，律詩四聯，以領脛兩處對仗，最爲通常。然有三對仗者，或加首結不拘，更有全取對仗，例亦多有。此詩固爲兩對仗者，卻在首脛兩處隔對，領采半對，結不取對，恐與領混，疊蕭蕭以別之。首脛雖正對仗，亦自不同，首聯青山北郭，腰中間虛字分介，脛聯浮雲遊子，腰中接實詞緊連。橫嶺豎峯，隨處變化，上口讀之，毫無鋒楞。

又次文法，所謂文須細論，前曾略言，若對照當益顯。領聯此地一爲別，與結聯揮手自茲去，文義大異，求諸章法自知。領之此地謂

止送之地，一爲別謂從是處分別耳，下句故曰孤蓬，純送者之言也。結之揮手，乃行者動態，勸送者止步，自茲去承落日，茲字指時，皆行者言動也。別與去二字，亦不可儻侗看，別是未去之擬詞，去是實離而登程。頷脛兩聯喻亦不同，未可粗讀。頷之孤蓬，係以人喻物，脛之雲日，反以物喻人，且頷喻只以形言，脛喻則以心似。

原作見前

烏衣巷王謝堂前燕之譏

劉夢得烏衣巷詩，有人譏爲癡語，以「舊時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。」謂燕無此長壽，東晉時燕，何能活到唐朝，又卽劉所見之燕，有何確證，定是王謝堂前者。讀詩宜玩文意，體其語氣，有

不能循文直講者，此類甚多。舊時兩句，乃比擬及疑似之語，非直認眼前之燕，即是東晉所產。錢仲文望匡廬：「祇疑雲霧窟，猶有六朝僧。」李端聽箏：「欲得周郎顧，時時誤拂絃。」錢句顯李句隱，總是此法。而摩詰之「復值接輿醉，狂歌五柳前。」太白之「宮中誰第一，飛燕在昭陽。」等，豈謂周漢三國六朝之人，皆活到唐時耶？

附原作：朱雀橋邊野草花。烏衣巷口夕陽斜。舊時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。

王之渙涼州詞不識其題之失

涼州詞，乃樂府曲譜名，初爲西涼人所制，約在晉末傳入中國。有

說唐天寶時，西涼府都督郭知運所進，說有遠近之歧，然皆謂曲名無異也。又碧鷄漫志、唐史及傳載，稱天寶樂曲，皆以邊塞爲名，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，是只取邊塞作名，非專詠涼州等地耳。王之渙涼州詞，亦是泛詠邊塞，後人誤爲專詠涼州，則謬解百出矣。茲舉數說，以明未達此體：一者，謂涼州爲甘肅之武威縣，西距玉門關有二千里，東南距黃河約三百里，與詩不合。此卽以曲名，誤爲詠地之錯也。二者，全唐詩校及詩話等，黃河均作黃沙。此誤與前同，因疑河是沙譌，以故改之，求易解也。三者，以不解題之原義，復信詩校詩話諸說，並受其改河作沙之謬，竟大改詩文：謂萬仞爲萬里，其自注「俗本里作仞，非塞外景色也。」且改遠字爲直，然

其所改，亦未指出善本何種。以上所舉，其第三者，固不成詩，前二者改河作沙，理與神已全失矣。王阮亭云：王維渭城，李太白白帝，王昌齡奉帚平明，及王之渙黃河遠上等，終唐之世，絕句無出此四章之右者，雖屬一家之言，不爲無見。當日旗亭畫壁，龍標達夫，尙且低首，詎料後人識見如此哉。

附原作：黃河遠上白雲間。一片孤城萬仞山。羌笛何須怨楊柳。春風不度玉門關。

少陵登樓七律

少陵登樓七律，雖未言登何所之樓，但以結聯推究，必是昭烈廟內之樓也。按此詩結聯，吳曾漫錄有注：謂蜀先主廟，在成都錦官門

外，西挾卽武侯祠，東挾卽後主祠。又注代宗任用程元振魚朝恩，致有蒙塵之禍。指詩中後主，託刺代宗，梁父吟者，思時無武侯之相也。細玩吳注，其三廟相聯，而詩原爲感時之作，結處忽以兩廟懷古，突如其來，文理不接。若謂昭烈廟中之樓，則花近首句，已樹全體之基，脈絡有自。而結處古事，來自起處古事，三廟有開有合，文格無疏無脫，託古感今，渾然一體。

附原作：花近高樓傷客心。萬方多難此登臨。錦江春色來天地。玉壘浮雲變古今。北極朝廷終不改。西山寇盜莫相侵。可憐後主還祠廟。日暮聊爲梁父吟。

少陵賓至詩藥闡解

藥禁籩也。漢書、池籩未御幸者，假與貧民。注，以竹繩連綿爲禁籩，籩卽闌，連用猶固援也。以藥闌之爲物，通常作芍藥之闌解者，望文生義，固是錯誤。然亦不能泥此一名，不許他用。如虎子爲溺器，而不入虎穴，難得虎子，亦可謂錯解溺器耶？少陵此詩之藥闌，亦有作禁籩解者，余誦多遍，與全文總覺逕庭。若從常注，作芍藥之闌解，則文情皆暢，似宜從衆。否則只來看一禁籩，有何興致可乘？

附原作：幽棲地僻經過少。老病人扶再拜難。豈有文章驚海內。漫勞車馬駐江干。竟日淹留佳客坐。百年粗糲腐儒餐。不嫌野外無供給。乘興還來看藥闌。

孟襄陽臨洞庭上張丞相詩用典

此詩脛聯「欲濟無舟楫，端居恥聖明。」爲全體樞紐。上句承洞庭氣象，藉以述懷，下句啓頌揚張相，慚徒羨魚。句全用典，但運化無痕耳。然上句甚顯，一望而知引自尚書，「若濟巨川，用汝作舟楫。」下句貌似浮泛，每不深思，若知律聯典無偏頗，則不粗疏讀過矣。其意在端居而恥，乃取自論語，「邦有道，貧且賤焉恥也。」一歎己乏才，反襯張相之賢，一復慚無位，藉顯朝廷有道。格嚴象渾，溫柔敦厚。

附原作：八月湖水平。涵虛混太清。氣蒸雲夢澤。波撼岳陽城。

欲濟無舟楫。端居恥聖明。坐觀垂釣者。徒有羨魚情。

太白渡荆門送別律格

宋明以來論詩者，多謂太白任筆恣肆，不拘格調，姑言姑聽，取櫝還珠，誤人不少。此詩借物蘊情，又爲自然掩其嚴細，僅欣藻華，詩道久亡信矣。茲略抉微；起聯渡遠敝賓主來處，從楚遊明送者止所。頷聯江山景色界分險夷，橫寫地勢變化；山在蜀中崎嶇，入楚截然平野，江在峽間洄漩，流鋪大荒浪靜。行人獲安，送者可止，題標渡荆送別，意在於斯。脛聯雲月兩地行程始終，豎寫天象升落；望飛鏡，送者從返巴蜀故里，指結樓，猶念行客淮海前途，以開結聯憐故鄉水，送萬里舟。再者水送之句，亦有所喻。南史任昉傳，青松示心，白水旌信。太白寄少陵詩，思君若汶水，浩蕩寄南征。

皆是託水喻心，意甚豁顯。此曰鄉水送舟，而加仍憐以告行客，實謂心同鄉水，仍相送也。情思含蓄，語皆寓別，結構精密，無跡可尋。前人有評山隨江入一聯曰：此太白壯語也，子美星隨平野闊二語，骨力過之。殊不知山平野盡，江大荒流，妙在別意婉轉，託景抒情，若僅謂其語壯，直皮相矣。不解李詩，聽其一言可知，繪事後素，豈爲繪說哉。又清人謂詩中無送別意，題中二字可刪。噫，余不苟同。

附原作：渡遠荆門外。來從楚國遊。山隨平野盡。江入大荒流。
月下飛天鏡。雲生結海樓。仍憐故鄉水。萬里送行舟。

少陵秋興叢菊兩開他日淚誤解

他日之義，言非今日而已，固可指來日，然亦可指往日，但相衍只作將來釋，則失其本義矣。杜少陵秋興八首，叢菊兩開他日淚一聯，釋者義皆欠暢，或含糊不詳，皆以他日作來日解，至形成辭義兩違。蓋此首乃乘舟出峽受阻之作，叢菊兩開句，實追憶往日之事，謂來蜀羈旅歲時也。孤舟一繫句，乃直說當前之情，謂出蜀復遭逗留也。上句承頷聯，波浪湧天，風雲接塞，蕭森氣象，與兩都異。逢秋開菊，與故園同，殊境交錯，言曾兩墜客淚。下句啓結聯，寒衣刀尺，暮天杵砧，烟火人家，與里閭同。孤舟江渚，與故園異，聲境感觸，恨在繫住歸心。按左傳楚人獻鼃于鄭伯，公子宋與歸生將見，宋食指動，以示歸生曰：他日我如此，必嘗異味。此處他日，分明謂往

日也。

附原作：玉露凋傷楓樹林。巫山巫峽氣蕭森。江間波浪兼天湧。

塞上風雲接地陰。叢菊兩開他日淚。孤舟一繫故園心。寒衣處處催刀尺。白帝城高急暮砧。

太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其十

清代名詩人，襲嚴滄浪故說，謂兩句上皇，一句少帝，而以末句總承作收，格法又別。余細玩索，不如是觀。此首構造，大氏以地人事三者爲宗，然地又分出入，人又分賓主，事又分變常，總此六端更有顯隱。詩雖四句兩聯，章實析爲兩段，段各引此六端，事極複雜，文極自然，所以獨步千古也。茲聊述之，前聯一段：劍閣是出

發之地，上皇是主體之人，歸馬回鑾爲事之常者，雲屯擁戴是賓體官民，惟擁戴乃隱筆。聯中上句簡寫，下句繁記耳。後聯一段：少帝是主體之人，長安乃其入地，竟開紫極爲事之變者，月照乾坤指賓體張后，惟月亦是隱筆。聯中上句繁記，下句簡寫耳。雖分兩段，調是流水，說應作上皇發蜀之日，卽少帝踐祚之時。若審上段結句，下段起句，文脈接處，格益顯然。按通鑑曰，上入西京，結曰，是日上皇發蜀郡，味此格調，亦有隱意也。前後勻停，並無偏頗。如謂末句總承前三，則成日月喻上皇少帝矣。

附原作：劍閣重關蜀北門。上皇歸馬若雲屯。少帝長安開紫極。雙懸日月照乾坤。

綦毋潛宿龍興寺用字布局

此詩首聯，匠心獨運。香刹句之香字，殿扉句之扉字，皆以物體靜辭，變作動辭用，能將寺中講筵始終，盡形托出，真妙文也。刹加香名，以法會焚香暫得，因送嗅而稱之。扉本門扇，以法會結束始闔，因阻隔兩狀之。忘歸係於經筵，殿扉形其夜靜，後三聯或景或情，皆闡此二意。頷聯映照夜靜，偶遊庭院別窺禪房，脛聯映照經筵，憶及殿堂得悟玄旨。結聯花落，贊講師之辯才，處處鳥銜，喻聽衆之獲益。

附原作：香刹夜忘歸。松青古殿扉。燈明方丈室。珠繫比丘衣。

白日傳心淨。青蓮喻法微。天花落不盡。處處鳥銜飛。

王摩詰鳥鳴澗桂花春山之疑

鳥鳴澗，爲輞川山谷境之一也。詩之下聯，鳥鳴春澗，只是敍出澗名所由，可不贅論。惟起聯桂花落，繼言春山，人多惑之，以桂乃秋花不類也。趙秋谷亦云：當闕疑，不可強解，未見不言是矣。竊聞花木鳥蟲，固分節候，亦論地帶而異，不一其端。按桂亦名木犀，種有多類，色有黃白丹之分，花有春秋時之別。李時珍本草綱目云：有秋花者，有春花者，四季花者，逐月花者。余行役大江南北，目所見者，其花實不一時，惟未詢四時逐月何種，但花繁香烈，皆遠遜於秋桂而已。推想鳥鳴澗所詠，當係逐月四季之類，既非詩人有悞，亦不必疑爲錯簡。

附原作：人閒桂花落。夜靜春山空。月出驚山鳥。時鳴春澗中。

太白長門怨螢火流寓意

凡宮怨詩，如黃金四壁起秋塵，金屋無人見淚痕等，雖隱顯有異，皆意思可及。是首金屋無人下，却用螢火流接之，突如其來，所思不羣。螢火流三字粗看，不過點綴夜景而已，細味其中隱微，總攝全體脈絡。螢流屋中，當是門扉不掩，簾幕不垂，以望時待君使然。

既見斗轉西樓，乃至月將墜去，思切望久，俱以天象烘托。而能以觀者，在於扉幕盡敞，故知歷時流轉，處境寂寥，含情幽怨，都因觀時而生，只借螢火流屋，識者自得其意焉。結句亦有寓意，似是前夜不愁，反因月欲別去，始化愁境耳。欲到者，尙未到，月別

卽墜而近曙，皆爲愁字作引。

附原作：天回北斗掛西樓。金屋無人螢火流。月光欲到長門殿。
別作深宮一段愁。

杜子美春日憶李白結句

重與細論文之細字，相傳與頷聯伏映，意謂譏李之境，不過六朝。何時重晤，再細導之入深，噫，此乃刻薄存心，夢囈語耳。此詩以前，尙有數首，如醉眠秋共被，攜手日同行，且有憐君如弟兄句，可見李杜篤誼。又有悞會者，謂杜待李若弟，不時對之切磋，更不知二公之年矣。按李生於長安元年辛丑，杜生於睿宗先天元年壬子，計李長十二歲，實杜居於幼也。學問之道，固不在年，就文言文，

細論者，杜請益於李乎，杜誘掖於李乎，抑逢知音共研乎，並無定義，安得誣杜有微辭耶？以本詩格局審之，亦可明解，開首以無敵爲基，結處忽換諷刺，詳研杜詩法度，如是顛倒者幾希。且杜全集，並無薄今詆古之作，而獨譏其摯交，有是理乎？始作俑者，實元微之杜碑，有云：「至若鋪陳始終，排比聲韻」「屬對律切，而脫棄凡近，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，況堂奧乎。」由是降宋以來，人輒隨聲附和，優劣前賢，形成流俗，後生輕薄爲文漸矣。再玩碑贊四句，杜之詩聖，僅如是乎？揚之實所以深貶之也。元遺山曰：少陵自有連城壁，爭奈微之識碣砮。雙方皆不討好，徒開千古澆風。

原作見前

岑嘉州初授官題高冠草堂藥欄解

藥闌者，藥禁籓也，籓闌一事，而連稱之。後人借作芍藥之闌圍解，固非原意，然習久公認，反多忽其正義。嘉州此詩，「山花醉藥欄」句，自應作禁籓解，文理方達。因此一聯，皆寫野景，且本句有山花字，若作芍藥欄解，不但有疊架之病，亦與澗水樵路皆乖矣。可參前少陵賓至詩藥欄解，自知其用不同處。

附原作：三十始一命。宦情多欲闌。自憐無舊業。不敢恥微官。

澗水吞樵路。山花醉藥欄。祇緣五斗米。辜負一漁竿。

摩詰渭城送使安西詩之章法

此詩聲調，爲半調重疊式，取七絕平起一聯，重疊一番而成，如律

詩兩排同譜，但首句無韻別之。題爲送行之作，章法依照譜式，分作上下兩段，各言一事。上段景物鋪陳，只寫眼前實境，而行役諸事，都寓其中，所謂匣劍帷燈，詩之正義也。渭城奉使所自發處，雨後登程適值爽晨，客舍驛路離亭，柳新正堪折以送別，遺貌取神，無非行色。下段主客動態，只敘酬酢殷勤，而異域愁緒，自在言外。勸君更酒，想係餞罷客起，主人挽住，加以慰情，此一轉折，無限纏綿。西出陽關，便非此間時景，目無故人，與誰歡言觴詠。興念及此，感慨係之，此杯不得不勸，此杯不得不盡也。此詩之譜，名陽關三疊，如何唱法，說者不一，香山東坡語皆不詳，茲僅論文而已。

附原作：渭城朝雨浥輕塵。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勸君更盡一杯酒。

西出陽關無故人。

太白黃鶴樓聞笛或疑前後似有欠貫

梅花折柳二曲，唐時所最流行，折柳皆爲別離而奏，梅花多爲思家而歌。宋之間「明朝望鄉處，應見隴頭梅。」王摩詰「來日綺窗前，寒梅着花未。」高達夫「借問梅花何處落，風吹一夜滿關山。」韓冬郎「龍笛遠吹胡地月，燕釵初試漢宮妝。」等，唐詩例中甚多，不勝枚舉。此首前聯住脚，曰不見家，後聯住脚，曰落梅花，正是脈絡，細讀自知。但宜審問者，在其寓意，望長安而不見家，與浮雲蔽日，不見長安，其趣大異。梅花本有節候，竟曰五月開落，雖

係笛曲，究爲乖時之言。考太白年譜，肅宗乾元元年流夜郎，未至，二年遇赦，還憩江夏而作此詩。前聯不見家追念上皇，後聯有身遭非時之感，不失忠厚委婉，詩可以怨也。再起句遷客長沙，詩旨已立，下皆由遷客所發，焉云不貫。起句一爲之一，作竟義解，此詩之眼，莫滑口讀過。二句西望不見是客思，三句鶴樓聞笛乃客途，四句落梅雖遭非時，猶幸叨赦還憩江城也。復次，長沙非直言地，其所流處，實爲夜郎，此借賈誼自寓而已。

附李太白黃鶴樓聞笛詩：一爲遷客去長沙。西望長安不見家。黃鶴樓中吹玉笛。江城五月落梅花。

王摩詰相思子詩二疑

此春閨憶遠人之詩，由興而賦之體。起逕告以所遊之鄉，有先應知之者，破夢曉鐘，發人深省。繼問應候所發新枝，欲其榮茂。復殷勤篤勸，促其廣收，版本多亦作休，然不如多好。結則諄諄釋明物之本性，冀遠人有所感悟也。幽思萬縷，蘊而不發，愈轉愈深，愈深愈顯。洽心髓，無雕痕，語婉淒，旨敦厚。詩題有曰相思，則是詠情，有曰相思子，自屬詠物。詠情卽一覽無餘，詠物却含蓄不盡，兩者相較，取後爲佳。摩詰固長於五絕，他作恐亦不能出此之右。

附王摩詰相思子原作：紅豆生南國。春來發幾枝。願君多采擷。此物最相思。

王摩詰送元二使安西地名

詩地址有四，應先所知，卽長安唐之首都。次以西之渭城，爲送行最終之驛亭。次長城向西域要隘陽關，在甘肅敦煌縣西。次所往之安西，在新疆吐魯番。注者謂長安距渭城三十里，渭城距陽關二千里，陽關距安西未注。今可不拘，蓋古今度量不律，而地名代更，難得其確。惟有注渭城陽關爲一，乃是大錯，渭城今之咸陽，陽關分明長城塞門也。此不知辨，詩之情境全失矣。詩題曰送元二，曰使安西，及取半調重疊格，一切配合，均有含蘊。故詩只言送處，而元往處，題內已明，出使爲公，起程自必長安，故不復贅。格爲兩闕，前曰渭城送所止處，曰朝雨灑道以利行，曰客舍設餞之亭也，曰柳新可折贈也。後闕上句寫實，乃客起言別，言更進者，反襯前

闕酬酢備致。下句虛寫，意謂不獨安西寂寥，卽向陽關一路，已無故人矣。句中出字活看，味始雋永。

原作見前

劉賓客石頭城字句脈絡

詩重細吟，吟不多遍，脈絡神韻，皆不能有得也。此詩若不得此四者，有何意味，只謂詩人眼前之景，則錯過矣。前曾言之，今再瑣述。前聯實寫橫寫，是言地勢現狀及動態，隱寓古今興亡之局；山圍謂其龍盤虎踞，故國周遭謂六朝故城，潮打空城謂潮似軍聲來攻，寂寞回謂六國久荒空無所獲。反思可知亡國之痛人民塗炭矣。後聯虛寫豎寫，轉言天象及時代，隱寓時君荒淫廢政：淮水東月謂夜初

時，舊時月經過六朝稱舊，夜深謂後夜之時，還過女牆謂六朝深更曾照夜宴，今宮已荒深夜還來相照。其國廢禾黍之感，概可見矣。再此詩格局，亦極緊密，第三句之舊字，固爲本句之眼，實應起句故國，又絡結句還過。結句女牆，亦映起句周遭，而後聯之烘托廢國，却從前聯之空城胚胎。溫柔敦厚，盡其含蓄之能，此作有之矣，劉郎詩豪允哉。

原作見前

杜子美春日憶李白正解

凡論詩文，須觀全篇而定，只摘片言隻字而斷，每傷元旨。此詩之無敵，與細論文，後人謬解，前已備言之矣。茲再按其法度而釋，

當更了然，起聯「無敵」立基，乃言時人無抗者。繼釋無敵之所以然，在「飄然」欲仙，非他人之思所能及耳。而領聯承之，豈能不貫，故以庾鮑雙接，始圓其無敵不羣之義。白句清新，古人有之惟庾，白氣俊逸，古人有之惟鮑。然庾鮑各得太白一格，而時人則無，語不抗卑，溫柔得體。轉處以憶暗寓知音，知白者渭北之甫，諒引甫爲知己者，亦惟有江東之白。樹在渭北，春由東來，雲在江東，暮却西顧。第恨江河間隔，無由晤言，不免相思之苦，故題曰憶，是詩之作，脛聯爲主體也。結聯處有不能重逢，詩亦無可再論之意，極爲知音難遇沉痛，文盡含蓄之妙。

原作見前

杜子美題玄武禪師屋壁

律詩之聯，兩句必有變化，否則有合掌之病。又當勻稱，庶與布局，不致逕庭。此詩領聯二句，文皆上天下地，細審一豎一橫，各有綜錯。石林叢山，由下向上，得日若蒸，氣寫高。江水長河，由此往彼，接天若飛，流寫遠。氣字則日與山都活，流字則江與天相連，惟是寫畫，益覺傳神。有本水字作海，境界文理，皆難解矣。脛聯用典，一雙一單，映照江水，錫鶴寫實，寫鷗則想當然耳。結聯取喻，有賓有主，前照石林，後開廬路。似字指畫，真字指禪師，照應詩題，貫穿全體。

附題玄武禪師屋壁原作：何年顧虎頭。滿壁畫滄洲。赤日石林氣。

青天江水流。錫飛常近鶴。杯渡不驚鷗。似得廬山路。真隨慧遠遊。

唐賢詠落日用斜與圓之譏

杜子美禹廟，秋風落日斜。王摩詰使至塞上，長河落日圓。此二詩句，均遭評譏，謂落日寧有不斜者，斜乃贅字，謂落日書圓餘時皆缺耶？圓有語病。是不知詩詠落日之法，故發此似是而非之論。蓋詠落日，有將落已落之別，已落則是沒去之後，將落乃係尙見之時，必分兩種寫法，方能分明其境。斜圓各言其尙見，皆寫將落，斜可易解，圓須神會。應思日落爲圓加大之象，餘時雖圓，未若此時圓顯，此圓乃心會所表也。再舉落日詩句，徵其取境異寫，摩詰之「落

日滿秋山」用滿字，李太白之「落日故人情」用情字，（遲遲之意）戴叔倫之「落日照行塵」用照字等，皆取與日有關一字代尚能見，此寫將落之法也。子美之「落日放船好」，孟浩然之「落日池上酌」，高達夫之「落日風雨至」等，不加與日有關之代字，是落後無復見矣。此寫已落之法也。唐賢詩文，大都各有法則，李杜王孟，猶爲鐵中錚錚，有疑當細思，不宜率爾加訾也。

杜子美禹廟詩見前

附王摩詰使至塞上詩：單車欲問邊。屬國過居延。征蓬出漢塞。

歸雁入胡天。大漠孤煙直。長河落日圓。蕭關逢候使。都護在燕

然。

杜子美登岳陽樓詩旨及其格局

詩旨久亡，今則法度亦鮮有知。竟有謂此詩前雖寫景後除孤舟外，無一字與湖有關，尙指多疵。語甚繁瑣，可參六十八年十一月四、五兩日中央日報。爲解來學之惑，略言梗概：旨趣格局，固應詳析，何時之作，猶應先明。按公年譜，大歷三年正月，去夔出峽，冬晚之岳州，四年正月，自岳之潭州，五年舟下荆楚寓卒。詩當作於大歷三四年之交，適安史亂後，方鎮跋扈，殘破之際。知所作時，玩其文義，此詩義旨，可以豁悟。次述格局：起聯昔聞，當言開元之末，乃唐全盛時期，所聞必多勝概。今上所見，大異所聞，觸目蕭索，萬象皆非，文雖溫蘊，時勢顯然。頷聯緊以國事承之，上句吳

楚坼，坼者分裂不一狀，寓邊疆互攻，或殺主將自稱留後。下句乾坤浮，浮者漂泊不定狀，寓國基板蕩，內外降叛無方。坼浮二字，固爲二句詩眼，實亦全體綱領，人多忽之，只作風景論，既失其旨，且與首尾切斷，是解者之悞，不得不辨。脛聯由國喪亂，連及身世，上句家之有無，鄉信斷絕。下句老病流落，依舟暫存，茫茫天涯，伶仃無託。結聯萬方多難，心念京華，上句北望關山，憂心戎馬，因吐番又寇靈武。下句前途堪虞正殷，百感交集，徒有憑軒涕泗。茲再略述法度：一者，水樓風物，皆是卽景卽情，原始要終，無不每處括入。二者，起句昔聞虛寫，是思過去，結處戎馬寫實，是慮將來，中間諸語，有實有虛，都是現在，此三際也。三者，統首四

聯，各聯皆分賓主雙寫，起聯分時爲二，昔賓今主。頷聯國難分二，邊疆爲賓，國基爲主。脛聯身家分二，鄉關爲賓，孤舟爲主。結聯地域分二，關山爲賓，憑軒爲主，而涕泗之情，上貫七句一語也。其謹嚴有如是者，橫窮豎遍，萬象森羅，天球則渾一而已。

附杜子美登岳陽樓詩：昔聞洞庭水。今上岳陽樓。吳楚東南坼。乾坤日夜浮。親朋無一字。老病有孤舟。戎馬關山北。憑軒涕泗流。

杜子美水宿遣興窵窵瑚璉器讀法

論語，子謂子貢瑚璉也。惠氏棟謂胡連，皆不從王旁。引漢禮器碑，作胡輦以證之。說文璉作璉，力展切。大興翁覃溪氏，謂近日翟氏

攷異，謂杜甫詩「嶷嶷瑚連器」，按杜詩集，連作璉寫。爲俗讀平聲所由啓，不知杜詩水宿遣興廿韻，此句在十三韻開句，以三平四仄互換，何嘗讀連爲平聲乎？此特未曉詩理耳。查杜詩鏡銓注，亦云璉力展切，但又云叶平用，是真不識聲調矣。按下旬爲「陰陰桃李蹊」，此不過大借法式，上句之三變法耳。其上句本爲「仄仄仄平仄」，三變者，可作五仄，如杜番劍「致此自僻遠」等。可第一平下四仄，如李義山落花「高閣客逕去」等。可中一平，餘四皆仄，如杜重送嚴公「遠送從此別」等。本詩瑚璉之句，卽取此法，極爲通常，不勝枚舉。覃溪精於聲調，忽生別解，言三平四仄互換，不如言大借三變直截耳。按小借在本句中借補，用豎直法，取一與二，

三與四，五與六等之換。大借則上下句借補，用橫平法，取上三與下三，上五與下五之換。覃溪之釋，事理則通，但多一周折，易生惑耳。又杜詩嶷嶷，嶷疑力切音逆，與湘中九嶷之嶷，讀平不同。

附杜水宿遣興奉呈羣公詩第十三韻四句作參詩長不全錄：嶷嶷瑚璉器。陰陰桃李蹊。餘波期救涸。費日苦輕齋。

權德輿蟾子飛乃實寫其事

權德輿玉臺體，今朝蟾子飛，蟾卽蟪蛄，無翼。腿長行速，又依其絲升降，詩言飛者，注家皆作升降解，狀若飛然。歲庚申四月初夕，余壁見蟾生二翼，薄如紗，長及其腿之半，平生僅見，奇之。逾夕又見羣蟻有翼，向燈飛集，二時許，脫翼成蛹。按蟻雌雄生翼，飛

空交尾，始悟蟾亦如是，但蟾少不常覩而已。是前人早經知之，則此詩之飛，乃爲寫實，與帶解相映，聯皆有據，可謂取譬有方。逾月又見屋隅隱處，多小蟾子，回憶有省，蓋益信余意不謬。

附權德輿玉臺體詩：昨夜裙帶解。今朝蟾子飛。鉛華不可棄。莫是藁砧歸。

太白渡荆門送別脛聯虛寫其神

此詩頷聯，已實寫地形，以荆門外之坦平，反襯峽內之艱險，主人相送，在於險字。脛聯改言時間，全用虛寫，從遊至斯，便是盡處，所止之意，在於平字。而其運用之妙，亦非人可輕爲：月下是沒去不見，天鏡言曾經見時，以飛字分成兩際，上映度遠來從。乃主人

送客止後，停舟西顧，含情回憶，虛寫過去之境也。雲生是破曉常景，海樓爲渤海偶然，以結字形其幻聚，下啓萬里行舟。轉念客所去處，迢遙東望，想像前途，虛寫未來之境也。飄然之思，不著一字，神態顯現，若有實無。此聯詩眼，不在飛結，重在下與生字，下讀去聲，動詞作降落解，始能形出前有今無。雲生亦是虛擬，千里之海，山川相繆，何能使見。朝雖有雲，料非海上生者，實謂後到海涯，或能見雲間蜃樓也。若作眼前物解，則全失之矣。

原作見前

杜子美八陣圖格局

此詩若依格局而論，自與前說小異。首句先敘布陣人之功業，以作

興起。魏吳立國，皆有憑借，惟蜀漢獨賴諸葛運籌，而成帝基。雖曾以管樂自擬，其政治實有子產之風，魏吳均無其才，是功業超越三國。次句直賦其事，謂陣在名垂。三映次句，謂前朝盡付東流，而陣石如武侯之心，永不退轉復漢之忠。結承不轉，上貫三分，恨蜀吳失和，隆中之策遂墮，不能復興漢室矣。格局分明，庶減爭議。

原作見前

常建破山寺後禪院

常建破山寺後禪院詩，注者多難其解，固勿足怪，頷聯曲徑二句，歐陽文公亦感逕庭。李攀龍曾評曰，二句直爲寺後禪院真境界，有此題合有此句，無意可造。歐陽永叔不知于何題，欲效其語竟不可

得，而謂造意者難爲也。竊以歐疑，當因誤解首聯而起。以初入寺中便走曲徑，語涉突兀。蓋首句爲賦體，言時言地，以入字爲詩眼，初進寺內自是前庭。次句求簡改用比體，因下三聯皆詠後院故，語采梵典，人多忽之而已。按華嚴旨奧卷繁，有經王之稱，非大器不解，喻旭日先照峯巔，其下仍在暗中，句取此喻而兼頌也。比擬前庭諸端，殿閣像設課誦傳經，盡以莊嚴教義代之，然亦有數字明點。高林非謂庭前柯木，凡寺皆有禪林叢林等名，古寺與高林，實爲一事，不過實寫與稱頌有別耳。前人注高林乃寺外之樹，實爲入字而作紆曲之說，益顛倒錯亂，不成格局矣。頷聯後行，自當側由曲徑，明乎上說，何疑之有。若全詩誦畢，益信此非強解矣。曲徑是行處，

幽處是後院，禪房乃後院主體，花木乃後院陪景。脛聯山光院外環周，潭影院內清澈，人鳥衆生性悅心空，皆爲禪字烘托。結聯此俱寂謂後院幽靜，此字爲全體詩眼，堪稱一字千金，此字指時而言，乃映起句之初日，高處雖明，下界尙暗，故萬籟仍俱寂也，又暗襯託華嚴之高境，此若作處解，不但神韻全失，且前後亦無關矣。鐘磬音反映前殿莊嚴，正是全寺早課形色，節次謹嚴，神韻悠遠，尤爲詠寺之冠。

附常建破山寺後禪院詩：清晨入古寺。初日照高林。曲徑通幽處。

禪房花木深。山光悅鳥性。潭影空人心。萬籟此俱寂。惟聞鐘磬

音。

太白秋登謝朓北樓脛聯山谷易字之誤

太白秋登宣城謝朓北樓五律，經宋黃山谷於人烟句易兩字。明李攀龍評云，人烟句總寫秋色，故著寒字，山谷改人家圍橘柚，非但句拙，兼失題神矣。宜元美之誹笑也。予謂李評是矣，恐山谷之失，尚不止此，或因拘於格局一時疏畧。似以頷寫城外遠景，脛當分寫城內近況，殊不知二聯本來如是，竟未深審之耳。

茲聊爲之析述，應先將題逐字濾過，若但就聯句而論，自必不能深會。當知此是倚樓遊目，而非歷覽徘徊。首聯起句江城畫裏，是樓上兼內外言，次句山曉晴空，乃眺及高遠，霜天秋曉，寒氣襲人，題之全神二句備矣。頷聯繼承宛溪鳳橋，圖誌所載城外之景，讀而

易知，此由內向外之一闕也。脛聯返轉次第寫內，人烟即是人家繁聚，橘柚梧桐實寫郡中之物，郊外並非無此，然其果其葉之微，高樓隔城豈能辨明何物耶。況緊接尾聯北樓懷謝，此又由外返內之一闕也。脈絡不紊，開合分明，無可議處。

原作見前

杜工部曲江頷聯

杜工部曲江其二首，頷脛兩聯，不但情景攸分，而其頷更有典據雙關。賴此而使統體融貫，如中樞攝乎四週，若不知此，詩即減色。清曾文正公有注，酒債句引孔北海詩，歸家酒債多。七十句云爲古諺，俱有所本佳矣。竊以酒債句，杜似引吳志，孫濟嗜酒，屢欠酒

縉，人皆笑之，孫曰，尋常行坐處，欠人酒債，欲貨此縉袍償之。則與首聯典衣醉歸，盡映照矣。七十句似借曲禮兼內則，大夫七十致仕，及不俟朝等義。按杜此詩作於肅朝末年，尚在壯歲，適此眼前風光，及時行樂，故能上承起句之朝回，下啓結句之相賞莫違。依此解之，辭較近切，象亦渾淪。典雖所引不同，旨與曾公不背也。

附曲江其二首原作：朝回日日典春衣。每日江頭盡醉歸。酒債尋常行處有。人生七十古來稀。穿花蛺蝶深深見。點水蜻蜓款款飛。傳語風光共流轉。暫時相賞莫相違。

蘇味道正月十五日夜樹花鎖橋之別

蘇味道上元詩，起聯火樹銀花鐵鎖星橋，分明四事。法度勻停，而

非重複。惜注者多將火雪星三物，皆作燈解，則偏差疊架，殊不成理。前曾糾之，然仍誤火與星，同作燈解，意終未妥。近見庾子山望月詩，星橋視桂花，注星橋即銀河。又憶張文恭七夕詩，星橋百枝動，始悟蘇之星橋，喻銀河之度橋也。如是火樹謂燈，銀花謂積雪，鐵鎖謂城門，星橋謂是夜搭鋪之吊橋耳。均因燈火點綴云然，義理不紊。

附正月十五原作：火樹銀花合。星橋鐵鎖開。暗塵隨馬去。明月逐人來。遊妓皆穠李。行歌盡落梅。金吾不禁夜。玉漏莫相催。

王摩詰使至塞上頷脛二聯之釋

王摩詰使至塞上詩，中間兩聯，疑者謂頷之蓬向塞外，既云出漢，

而雁歸衡陽，何以又云入胡？曰上句之蓬，乃橫寫之，由內向外名征，是出漢家之關塞也。下句之雁，乃爲豎寫，雖則由朔歸湘，必須離漠起飛，翔入高空而南，此空猶是胡天，以在塞外所見，應寫當前物態也。次謂脛聯之大漠，自屬平沙無垠，山木空窅，風必狂勁，煙何能直？下句落日而圓，猶覺浮泛，豈他處落日，不如是耶？俱感費解。

曰此亦係塞外獨然，移吟他處不得，既云大漠孤煙，當非居民炊事可知。是言戍臺之警號，夜舉火而晝升煙，其材取狼糞所配，性能逆風直上，與他煙迥異也。下句落日，象由曠漠長河而來，假有山木之遮，落則銜山，或現殘形，皆不能成其圓也。仍係本地風光，

並非泛語，不過以神寄境，益見其微妙耳。

原作見前

張泌洞庭阻風之綠楊實有其處

張泌洞庭阻風一詩，其頷聯上句青草，乃實有南來之湖，綠楊亦應有處，而後人竟以綠色之楊解釋，殊未能洽。近得清儒高士奇，送孫愷似孝廉詩，有「沁園詞客舊知名，曾任楊花渡口行」之句。其第四句闔閩城語，或此渡與洞庭相通。再商務印書館所出之地名辭典云，有綠楊橋，在湖北蘄水縣東一里，蘇東坡有題詞，云解鞍歇枕綠楊橋之句。又中華書局，出版之「吳佩孚傳」中，有如下記載：

「不久段祺瑞調任江北提督，取道運河南下時，後面有一條船，緊

緊相隨，傍晚繫舟於綠楊堤岸。」按三書所載，或渡或橋或堤，總爲實有其處，且皆與洞庭貫通，足徵張詩如法，而後之解者率爾也。

原作見前

太白柳花香讀者忽略其題之誤

太白金陵酒肆留別詩，起句「風吹柳花滿店香」，由來不得確解，竟有誣太白率意爲者，余前與諸生討論，亦未得其所以，近日偶閱宋儒黃休復之「茅亭客話」，載蜀漢之時，成都設最大酒店，名曰「柳條酒肆」，其內當鑪諸人，名皆「柳條」，尙有數端神話，繁不便述。

按作者已於題中標出「酒肆」二字，而後人忽之，奈之何哉。再宋龔明之「中吳紀聞」載王荆公集一詩曰：「春江渺渺抱牆流，煙草

茸茸一片愁。吹盡柳花人不見，春旗催日下城頭。」詩方子通作，
悞入王集中。詩中「旗」字，乃酒帘也。是「柳條酒肆」，後人亦有
采用者矣。

原作見前